

青春的踟躕

。 說 小 篇 短 。



著 人 采

版 出 局 書 賦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青 春 的 糟 塌

采 人 著



文 賦 書 局 出 版

1 - 3 - 1967

目 錄

姐弟倆	 (一)——(十五)
夢 幻	 (十六)——(廿四)
難道我們都老了？	 (廿五)——(卅六)
人生一課	 (卅七)——(四一)
瘋 子	 (四二)——(五五)
年 關	 (五六)——(六一)
長 街	 (六二)——(七三)
青春的糟塌	 (七四)——(九一)
漁海人家	 (九二)——(一〇〇)

姐 弟 倆

「鈴、鈴、鈴……。」電話鈴響了。

「哈囉！」明新拿起聽筒。

「哈囉，我是竹腳醫院的護士長，請劉明新先生聽電話。」對方用很清晰的英語說。

「哦，我就是，有何貴幹？」明新一愕，猜不出有誰在竹腳醫院。

「令姊劉亞英在醫院裏小產，事情危急，請你馬上來。」

「好，我就來，她住在第幾號房？」

「十六號。」

電話線割斷了，明新呆了好半天，才準備到竹腳產院去看他的亞英姐。

他真想不到他的亞英姊會突然打電話給他，更想不到她竟在竹腳產院裏小產了，這出人意料的消息，怎不叫他吃驚呢？

提起亞英，她跟明新倒有一段不淺的情誼。

亞英是明新三年以前，在半開玩笑的情況下結識的「姊姊」。那時候，他們都是年方二十的年青小伙子，彼此都有充沛的活力，果敢，熱情而且大方，所以很談得來，又加上他們彼此都姓劉，她便要認他做弟弟。其實，她的實足年齡還比他小了幾個月，但，女孩子總是喜歡居大，再加上熱帶的少女發育早，成熟也早，看她那成熟的身材及豐滿茁條的身段，像熟透了的紅蘋果，更是明新所萬萬比不上的，從外型看，她的確當得起他的姊姊而綽約有餘。

「明新是妳的『弟弟』了，妳得多多教導他，免得膚淺，不懂得人情世故。」明新的大哥常常用開玩笑口吻對她說。

「明新，現在大哥已把權力附託給我，你以後得聽『姊姊』的話。」亞英也蠻有神氣地就用「大姊」的身份教訓起他來了。

「當然，當然。」明新笑着答應了。

亞英是那麼地熱情而且大方，在結交朋友方面，她更有一套，任何人都可以結交，因此，明新一下子就成了她的「弟弟」。

然而，儘管亞英時常都蠻親熱，蠻認真地用「弟弟」這一個名堂呼喚他，同時，處處都以「大姊」的身份教導他這，提醒他那，但，她從來就未曾享有「姐姐」這個榮譽，明新至多只稱呼她做「亞英姊」，因為他與亞英既非桃園結義，又無金蘭之盟，畢竟只能說說玩，距離真的「姊弟」可還有一大段距離。

但事情常常是：眞事是假，假事是眞，亞英見過明新的母親，也怪親熱地「媽媽長」、「媽媽短」……，陪她行街、散步……，儼然一對母女，這樣一來，明新也不得不默認她是他的「姊姊」了。

亞英原是從聯邦的一個小地方K來的，她的家境本來不壞，由於她生性好玩，在讀書方面成績很壞，所以，中學未畢業就離校了，離校後便到星洲來尋找「出路」。她在星洲的日子裏賺多少就花多少，因為她家裏不必靠她資助，有時她還能得到家裏給她的補貼。她所有賺來的錢泰半是花在化裝上，儘管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又加上她的性格原來就易於受環境所感染，因此，不久她便變成了一個標準的城市少女。

三年前，亞英由她的姑媽的介紹，進到明新前廳屋主的電髮室裏當學徒。

不到一個月光景，她和全屋的人都混熟了。

亞英的父親原是K地一間規模頗大的公司的董事經理，自己家裏也擁有少許的樹膠園和黃梨園，資本家雖談不上，但，收入也算豐衣足食，稱得上是一個小康之家。

她初中畢業後，便懷着一股熱情，離開了K地，到這人口稠密的星洲來，她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，但，寫起信來却一竅不通，她時常請她的「弟弟」帮她寫信，無形中明新變成了她的「義務秘書」。

亞英在這間屋子裏是頂會周旋的人，左迎右接，結交了一大羣朋友，男男女女，三教九流，應有盡有，尤其是她結交了一批公子哥兒，更佔了不少的「便宜」，每天都有她的朋友來接她及送她回家，每晚上都有人約她拍拖、看戲、遊公園……。今天這來邀，明天那來請，大有「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」之概。年青的亞英也樂於接納這些假獻殷勤的邀請。

在星嘉坡，由於人情淡薄，能多結交幾個朋友原是一件好事，一個男人有數個女友，或一個女人有數個男友，原無不可。但，愛情不是商品，愛情更不能零售。

「亞英姊，妳的朋友越來越多，這回妳不要弟弟，而要哥哥了。」有時明新也故意這樣地向她打趣。

「哼！」她用手指往鼻子一指，得意且故做神秘地一笑。

這小丫頭可真來得，這時候，她的心裏一定是甜蜜蜜的，陶醉在麻醉劑裏的人會有理智嗎？

亞英周旋在許多朋友中，應接得不亦樂乎，但，明新始終看不出她愛上了誰，她好像是處於被包圍，被追求的地位而感到自豪，來者不拒。

不過，在行動上看，這小丫頭並未表現出對誰特別好感，但，她的確是在攪戀愛了，憑着她青春無邪的那一股熱情，她那情感的堤防能築得多高呢？

「這是多麼危險的舉動呀。像亞英這歷世未深的女孩子。」他自言自語。

一個少女被侵蝕的腦子馬上出現在他的腦海裏，多少無知的青年在都市的激流裏沉沒了？亞英這樣做，不是正走上了一些少女走向滅亡的舊路上去嗎？

「我一定要向她解釋一下戀愛的真諦，讓她有正確的態度對待戀愛。」這種念頭湧現在他的腦海裏已不止一次了，但，沉溺在那環境裏的人，怎麼能接納別人的忠告呢？如果等她自己醒悟，那時候她大概已飲下了那一杯苦酒。

「管她娘的屁，我跟她又有多麼關係呢？讓她去吧！」有時他極端不安，便這樣地自我解脫。

但，每天當他看見亞英時，便又不忍眼看一個純潔的少女正在沉淪，而自己袖手旁觀。

有一天，亞英照常上菜市爲她的老板買菜，回來的時候遇見明新，他倆便聊起來。

「亞英姊，妳昨晚幾點才回家？」

「十一點半。看下場電影。」

「跟誰？」

「羅柏陳。」

「前晚呢？」

「約克李請我在海濱大酒店消夜。」

「喝酒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他鬆了一口氣。

「玩得很痛快吧？」他帶着幾分諷刺的意味說。

「那還用說。」她竟一點也未體會到。

「亞英姊，不是我說，妳這樣東勾西搭是很危險的。」明新見她一點感覺也沒有，不得不橫刀直入，使她一針見血。

「怎見得危險？」她睜大眼睛反問。

「第一，妳這樣東勾西搭最容易引起醋海風波，其次，像妳這樣一個熱情的女孩子，是最容易給色狼玩上手。」

「喂喂喂！」她表示不滿，嬌嗔地舉手做要打的姿態。

「我們年紀雖然相彷彿，但，我畢竟生長在星嘉坡，這奇形怪狀的事物我看了不少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愛情本來就不能在歡樂場中找到，又怎能在歡樂場中得到真情呢？何況妳交的都是些哥兒公子。」

「你不要再亂講，再講我就要生氣了。」有爛腳的人最怕人家挖，她顯然有些生氣了。

「生氣我也要講，除非妳不要我這個『弟弟』了。」明新說得也有些激動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這雖然不能算是一個不愉快的場面，但，他們姊弟倆也因為這一個茶杯裏的風波互相冷落了好幾天。

以後，明新爲了謀生的關係到聯邦去，亞英特別織了一件羊毛衫送給他，誠摯地告訴他：離家後寒衣飢食都得注意，離鄉別井，無人殷殷垂詢，身體最需珍惜。

臨走的時候，亞英特地到火車站去給他送行，亞英雙眼含着兩泡熱淚，握緊他的手，說道：

「我們算是姊弟一場，情同骨肉，今番別去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相見？」

「只要我們還活着，我們總有機會相見的。」一向對人世間聚聚別別的情感看得很淡的明新也有所感動：

「以前我們所談的都是肺腑之言，希望在待人處世方面機敏些。別去以後，我希望能多看有益的書報，有空常給我寫信。」

她默默地點頭答應了。

四

以後足足有兩年的時間，明新由於生活顛簸，沒有時間回到星洲，便沒有機會見到亞英的臉，這期間也未會收到她的片言隻語。有時雖然從他的大哥的信中知道了她的一點近況，但，畢竟只有那麼零零星星的一點點，聯接起來破碎不整，他真不敢想像她成了一個怎樣的人物？她已經懸崖勒馬？或者是本着老態繼續下去？抑或是沉溺在人海裏了？……

半年後，明新回到星加坡，一進門馬上發現亞英不在電髮室了。

「亞英姐呢？」明新忙問，其實，在電髮室裏，電髮女三換五換原屬家常便飯，不足為奇，但，明新却覺得冷清了许多。

「走了。」他的哥哥冷冷地說。

「甚麼時候？」

「你離開不久。」

「有沒有留下地址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她怎麼會走？」明新焦急起來。

「真想不到，一個好好的女孩子會弄成那個樣子。」

「變成了甚麼樣子？」

「她成了人家的地下夫人啦！」

「這是怎麼的一回事？……」

「真是一言難盡。亞英那種性格原本就異常危險，花三花四，怎會不被玩呢？」

「我先前也這樣對她說過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你離開不久，亞英老板的一個兒子來主持店務，亞英不知怎地對他眉來眼去，不三天就搭上了。以後，亞英借方便爲名，搬到店裏來住，原先是住在前廳電髮室的帆布床上，以後不知怎地竟睡到哪公子哥兒的房裏去，亞英是獨身女子，有誰來管制她呢？有一天我對她說：

「亞英，妳這樣做是會遭到『玩火自焚』的後果的，妳交朋友的態度況且不當，如今更跟男子睡在一間房內，妳不怕人家非議嗎？」

「有甚麼好怕，這是我和他的事，和誰相干？」

「不過，妳了解他嗎？妳知道他真的愛妳？」

「這個我不管，反正我們倆相悅意。」

「你想想，像妳這樣的人還有甚麼藥救？」

「以後呢？」他急不容緩地問。

「以後日子一久，雙方的醜事從亞英的肚皮上証實了，那隆起的肚皮是他倆唯一的成績。東窗事發以後，亞英老板的兒子一走了之，亞英也被辭了。可憐她痛哭了好幾天不肯離去，就是她的生母也聞風從K地趕了來，百般勸慰，既然木已成舟，傷心也無益，勸她記住這個教訓，自今以後從新做人。」

「事情就這樣了結嗎？」

「了結總算了結了，不過據一般了解，亞英老板的兒子原是有婦之夫，住在怡保，這次到來暫理店務，至事情弄壞了便一走了之。」

「亞英算不幸！」

「不聽好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，假如她有『跌一次，長一智』的胸襟，就是現在開始重新做人，也還不遲。想不到她不肯死了那條心，一錯再錯，老是掛念着那傢伙，要隨他到天涯海角

，但，那男的早已不見蹤影了。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誰也沒有看見亞英，近年來有人發現，出現在星加坡，有人謠傳她已成了××的地下夫人，但，我始終就沒有正式遇見她……」。

明新跟亞英雖然談不上有過人的深情厚誼，但，念在過去「姐弟」的情份上，他總有理由爲她深深地感到悲傷。

五

有一天，明新在「珍珠巴剎」吃一點小食，那時正當上場初完，人羣擁擠，許多人散在戲院門外。

在芸芸的人叢中，他突然地發現一張熟悉的臉孔，那臉孔是他幾年來祈求一見的。

「亞英姐。」他高興得驚叫起來。

「哦，原來是『弟弟』，真想不到我們在這兒又相見了。」她牽強地微微露出一絲笑容。

「來這裡坐。」他讓她坐下，然後給她叫一杯她從前最喜愛的「咖啡西」。

坐定之後，明新再細細端睨一番亞英。亞英固然是從前的亞英，但，擺在他眼前的亞英的

精神可跟以前完全不同。

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瘦削、憔悴、臉色蒼白、眼睛失神的少婦，她的臉龐上雖然依舊掛着笑容，但，是那麼牽強，像蘊藏着無數的悲哀。任誰也想不到擺在眼前的頹喪着氣的少婦竟是三年前跳跳蹦蹦、一會兒唱歌、一會兒嬉笑的熱情少女亞英，從前那青春的活力、熱情、爽朗的笑聲那兒去了？在短短的兩三年內，亞英就那麼快地從朝氣蓬勃、含苞待放的少女，一變而成爲一個頹喪、衰老、失意的婦人，對着這一度會殷殷相待的「姐姐」，明新除了無限感慨外，實在找不到第二句話說。

「想不到吧，弟弟！」她也像有無限感慨，但，臉上依然掛着那牽強的笑容，把持着的寂寞打破了。

「是的。」明新低聲地應着。

「你不是說過『像你這樣一個熱情的女孩子，最容易給色狼玩上手。』現在果然應驗了。」
「以往的事別再提了，妳現在的生活好嗎？」他怕撩起她的新愁舊恨，便把話題岔開了。
「謝謝你的關懷，我還會有甚麼好日子過嗎？」她收斂起笑容，聲音也漸漸地低沉了。

「小寶寶們都好吧？」

「小寶寶？不瞞你說，我懷了兩次孕，都打了，我真鼓不起勇氣做人了。」她的聲調有些

顫抖，不知是激動，抑或是悲哀？

「打了胎？」他驚奇地反問。

「是的，現在我怕又懷孕了，這回我誓將這一塊骨肉保留下來。」

「我希望妳能這樣。」

這雖是一句敷衍的話，但，在她身上却產生了莫大的效用，她聽後竟嗚嗚地哭起來。過後她才自解道：

「請不要介意，這些日子來我總是愛流淚。」

「我送你回去，好嗎？」爲了不讓她在大家庭廣衆流淚，明新建議送她回去。

「不必了。」她堅決地拒絕，提起手提袋就要離去。

「那麼，妳給我一個地址，我好去看妳，有困難時也好照應。」

「不必了，有必要時我會找你。再見！」

她揮一揮手，就跨上一輛「的士」走了，他來不及挽留，也來不及和她握別。

亞英在人海裏浮沉了幾年，所有「財產」都花盡了，變成了一個陰陽怪氣、神神秘祕的女人。

以後的幾個月，明新再也沒有看見過亞英，儘管他時常想念她，緬懷她這位人生戰場失意

的「姐姐」，但她不給他音訊，也不給他電話，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星嘉坡的茫茫人海裏，他怎能找到他的亞英姐的蹤影？

六

如今，想不到一個電話就告訴了她的所在地，讓他喚回了種種記憶，真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，明新日以繼夜渴望見一見亞英，如今竟危急地住在院內，怎能不去看她呢？他呆的是亞英的處境危急，喜的是知道了亞英的下落。他順手帶了一兩件產婦用得着的用具，便匆匆忙忙地趕到了竹腳產院，好容易才找到產房十六號。

亞英躺在雪白的產榻上，更顯得蒼白，可憐，眼眶紅腫，臉部遺留着痛苦的痕迹……如今顯然是睡熟了。

「她母女平安嗎？護士小姐。」他向房內一個白衣天使探問。

「唏！」那護士用手指在嘴唇上一次，表示不准說話，然後帶他步出產房。

「母親身體纖弱、貧血，相當危急，昨晚整晚陷於暈迷狀態。」他繼續說。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已脫離危險期，不過，母親的身體還很弱。」

「孩子呢？」

「天逝了，母親能平安已屬萬幸。」

這時，另一名護士向他們招手，他們便結束了簡短的談話。

回到產房，亞英已經醒來，睜了一睜疲憊的雙眼，顯然，她是跟死神掙扎過的。從死神的手裏，她幸運地掙回了生命，看見明新到來，微微地露出笑容，說道：

「弟弟，你畢竟來了，你是我入院以來，到院裏看我的第一位親人。」

明新的眼睛有些濕潤了。

「其實，像這樣的人，也不配有人探望。」她懺悔地說。

「亞英姐，何必爲了這小坎坷而感到悲傷，人生的道路本來就是難艱走的，我們好好地活下去。」他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除了同情外，還有甚麼別的話說呢？

她再度地露出了笑容，那笑容裏的憂鬱性已飛走了許多，從那笑靨上，微微地喚起了她少女時代在他的腦海中的記憶。

「亞英的身體很弱，醫生不允許她多說話……。」護士說。

當明新離開竹腳醫院時，天正下着霏霏細雨，時已薄暮了。

夢 幻

「金牛嫂，買一點保險吧！」

不止一次了，保險公司的招徠員這樣勸金牛嫂，金牛嫂總是搖搖頭：

「我們窮人家怎麼買得起保險呢？」

「新的保險就是爲了窮苦人家的福利設的，三元四百，你只要每月交三塊錢，九個月後，不幸人死了，就可以領得四百元，窮貧人家的兩塊棺材板也了着落……。」招徠員大發偉論，搬出他的看家本領，說得天花亂墜，把保險說成了窮人的救星。

「我們窮人家保不起。」金牛嫂仍舊無動於衷。

「就是大保險保不起，政府才允許辦小型保險。金牛嫂，良機不可錯失……。」

「現在不便，下次再來。」

「我先給你登記了，下次再交錢。」

「下次再來吧！」

金牛嫂一時沒有勇氣決定，只好推脫。那保險公司的招徠員也像遇見一個不受感化的蠻人，搖着頭走了。

二

新的保險事業的興起，風起雲湧，一下子傳遍了整個馬來亞，不到兩年功夫，已多到六十餘家，每天在馬路上馳奔的，都是保險公司的車輛，保險公司一下子成爲最令人注目的事業。

保險公司一多，真是無孔不入，保險事業不僅在城市興起，同時發展到鄉村、馬來甘光，甚至最偏僻的地方，也有人去走動。鄉村閭巷，那一處沒有人談保險？

「周興的老祖父死了，所保的十多千都如數領到了。」

「真是兒孫有福。」

談的人都非常羨慕周興。

「你不知道，別人爲他買保，聽說也領到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金牛嫂初時固然無動於衷，但，不久後經不起利誘，也不盡怦然心動，躍躍欲試。

「金牛嫂，投保幾份吧！我們是可靠的保險公司，同時，我們還給你優待。」招徠員登門招保。

「嘿。」

「假如你要，每一份年捐、月捐、入會費等十一塊錢，我們只收你半數。」

「可以買幾份呢？」

「多多益善，我們可以給你分成幾家投保。」

「好吧！就保五份二千元吧。」

金牛嫂就把她那七十多歲的老太婆的居民証，連同自己的交給招徠員登記。

「你要保那一家呢？」

「隨便，要穩當一點的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，我給你選一間規模最宏大，資本最雄厚的公司。」

登記完畢，金牛嫂交了二十七元五角。

「明天就把簿子送來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金牛嫂心裏一陣高興，心想：如果皇天有眼，讓她能得到那一筆保費，不僅那老人家的喪

事費有了着落，貧窮的日子也能獲得一點改善。想到這一層，她的心裏開了花。

三

九個月以後，保險便生了效，這更使金牛嫂內心喜悅，金牛嫂心裏想，這一筆橫財該是老天賜給她的。

二千元，這已是一個不小的數目，只要那老太婆一死，這一筆鉅款便落入她的手裏。每月十五元的月捐雖重，但，她却不敢萌讓那老太婆早死的念頭。

有一天，保險公司的招徠員又找上她的門。

「金牛嫂，再投保一些吧！」

「怕負擔不起。」金牛嫂正色的說。

「嘿，二千塊錢拿穩了，還愁甚麼？」

「十五塊錢都交不起，還敢再保？」

「你有所不知，這一次我給你機會。」

「有甚麼機會呢？」

「李家的老頭子看來吃不上一年了，你何不跟他保一些。」

「他的家人怎麼肯呢？況且，怕拿不到！」

「他有居民証在我這邊，只要你要，我給你進了，同時，我們保險公司可以優待你，讓你六個月生效。」

「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「難道我騙你！」

金牛嫂喜出望外，自己認為：二千元既然拿穩，再拿一些來保，僥倖保到了，是她的福氣，如果保不到，就算她倒楣，其實虧也不多。

「有許多人爲他保嗎？」

「是的，人家都十千八千地爲他投保，這宗生意是十拿九穩的。」招徠員十足自信地說。

「好，就保五千吧！」

金牛嫂被說得興起，一買就買了五千元保，第一次交手，除了簿子錢、年捐外，還多交了三個月捐，一算就一百多元，金牛嫂爲了那五千塊錢，不惜盡傾私蓄，做孤注一擲。

以後，五千元月捐要四十元，加上原先的十五元，總共要五十五元，這一筆支出，達他們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。

爲了不致於使那些保款失却效用，她分文不敢拖欠，有時周轉不濟，她不惜東拖西扯，向

鄰人或親友借貸，或把家裏值錢的東西典當。

七千塊錢，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數目呀！金牛嫂從前根本就想不到自己有一日能得到七千元，現在，那七千元竟漸漸地近她而來。

四

六個月的時光終於又挨過了。李家那老頭子慶幸沒有在未生效的期間死去。

「皇天真有眼。」金牛嫂慶幸之餘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七千塊錢假如全部領到了，我要買樹膠園、建屋子，改變一下貧窮的日子。」

她金牛嫂越想越得意，好像那七千塊錢真的已經到手。

這期間，保險的風浪一天比一天大，某些保險公司不惜大犧牲，除了提高到三元五百，保份可盡量多外，保險生効的期限也由六個月、五個月、四個月、三個月……地縮短，於是投保的人更多，更瘋狂了。

保險招徠員愈來愈多，屢次找上金牛嫂的門來，發財的機會到處都是，每個人都有機會在三兩個月內發達，金牛嫂也想儘多投保，只是老是力不從心，只好自歎自己不如人，沒有資本好下注。

另一方面，她又希望被她投保的人早日死亡，好拿那筆錢來周轉，但，那老頭子和自己的老太婆又老是不死，每月又得支付那五十五元的月捐，真是苦煞了。

.....

正當保險事業搞得熾熱的時候，却有了不好的風聲，動盪期間，金牛嫂完全被蒙在鼓裏，招徠員每月照例來收月捐，金牛嫂有時向他問些保險的問題，招徠員總是說：

「你儘管放心，我們的公司穩兼堅。」

然而，薄紙畢糾包不了火，保險公司經不起新保險法令的狂飆，先是停頓了，再則休業或倒閉。

有一次，隣人好心地叫她要小心，她却不以爲然地說：

「別的保險公司倒是倒他的，我們的保險公司不倒就好了。」

「今日的保險公司，那一家不是五條根斷了三條。」

事實雖然非常不穩，但，她還希望那是謠傳，她暗中禱告神明，希望她這筆保金不致失去。

打鬧保險公司辦事處的事件層出不窮，所有的公司和代理處幾乎大多數關門了，還繼續營業的只有三兩家，馬路再也看不見保險公司的車輛，招徠員也看不見一個了……，保險公司可

真了得，一會兒化零爲整，不數天又化整爲零，神通廣大。

在每個保戶的心中都充滿着紛亂和不安，保險公司真的倒閉的，心中却充滿着憤懣，保險公司有些真的倒了，他的大門却還敞開，月捐來者不拒，沒有倒的，爲了怕麻煩、避免搗亂店面的事件發生，也暫時宣佈停止營業，因此，誰都不能說那家倒了，那家沒有倒？

「但願我保險那家不會倒閉。」金牛嫂內心惶惶，極力禱告。

真算慶幸得很，保險公司倒的倒了，停的停了，但，金牛嫂保的那兩家却還沒停業。

可是，一件很使金牛嫂震驚的事件發生了，金牛嫂投保了五千元那一家公司被保戶圍襲，第二天就宣佈結束營業了。

這一打擊實非同小可，擊得金牛嫂直落下眼淚，心想：「要倒也是沒有辦法的，政府要公司退回保費，希望能拿回一半就好了。」

這一家「規模宏大，資本雄厚」的公司竟然會倒，其他的更不必說了，因此，對她投保二千元的公司也不敢十分信任。

但，那家公司却不動聲色，倒不倒沒有人知道。

不久，財政部長爲了保險事業非常紛亂，發表了一篇「文告」，內中列舉保險公司，告訴大家；六十餘家保險公司中只有十三家是合法的，廿六家是非法且未繳按金的，其餘的俱資金

不足，政府不允他們營業……。

這一「文告」一經發表，馬上就傳遍了每個角落。

「金牛嫂，你真沒有福份，你投保五千塊錢的公司是廿六家未繳保證金的非法公司之一，政府還說他們現在已沒有資產；你保二千元的一家未繳足保證金，不准營業的公司……。」

金牛嫂聽了這一個消息，差一點就截倒，定了神之後，才發現自己仍然是貧窮的一戶，不僅如此，她現在更加貧窮了。

……。

（六二年一月）

難道我們都老了？

夜雨在淅瀝淅瀝地下着。

十月的天空老是昏沉沉的，不論是在清晨抑或是在夜晚，老天總是哭喪着臉，讓霏霏的霪雨一會兒斷一會兒繼地下着。

這是一個多麼惹人討厭的季節！

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，路旁的電燈被重重的寒氣所包圍，在冷冷地放着淡光。這是一個沒有風的晚上，遠處的椰影呆板地兀立着，一動也懶得動。

那時雖然只有八時出些，但路上的行人早已寥寥落落了。

一架「吉吉卡卡」的老爺腳踏車上，拖着一條長長的影子，在一會兒下雨一會兒雨停的馬路上。那影子一起一伏，每過一根電燈柱，那影子便被拉長，然後消失在光源不足的黑暗裏。

是夜歸人亞平，他熬着重重的寒氣歸來。夜寒雖然很重，但他的身上却是熱騰騰地，他在「羅里」車頭熏了一整天，又得踏上這兩英里起伏不平的道路趕回家，怎不叫他熱汗直冒呢？

亞平是一間羅里運輸公司的司機，每天都要趕由大清早載一些貨物到星洲去，然後再從星

洲載一些貨物回山城，此一來一往，就有百多二百的路程好趕，所以，他每天都很早就出了門，很遲才趕到家。

寒風吹到他的身上，冷雨洒在他的頭上，他沒有感到絲毫的寒意，幾年來的「馳奔生涯」，已把他的體格鍛練得經得起風吹雨打太陽晒。仰頭看看天空，黑黑壓壓的空間，沒有一粒星兒。

「恐怕天又要下連夜雨了，」他忖度着，雙腳不覺加快地踏了。

折了一個彎，路燈稍微照射不到的一條坵路的尾端，那兒便是他的家的所在。

踏入家門，廳里一個人影也沒有，正待發問，屋子後面已傳來一陣謾罵的聲音。

「你再說，再說，亞平不在家時，你竟敢頂起嘴來……。」叱喝着的是他母親林嫂的聲音。

「婆婆也真會誣人，我只是說說，你就給我生手生腳……。」較柔和的是他的妻子梅英的聲音。

「……c.」

吵吵鬧鬧在這間屋子裏已屬家常便飯，他根本沒有耐性去尋求根底，心情較好時只悶着，心情不好時只粗暴地罵兩句。於是，梅英的聲音停止了，剩下來的只有林嫂那喋喋不息的聲音。

他今日並沒有這麼做，只是納悶而已。他今天是餓極了，所以一端出飯菜，便大口吃起來，飯和菜都很冷了，但使他吃起來索然無味的。並不是菜冷，而是這一個家庭的空氣太冷。他剛才的滿身熱氣，現在已飛得一乾二淨，剩下來的只有一片空虛。

草草地吃了一些飯，沖了涼以後，不去理會那些吵吵鬧鬧的家庭瑣事，便往床上一仰，躺到床上去。

他極力不去理會那些無關大旨的家庭瑣事，但那些煩惱的聲響老是闖進他的耳裏。

這是一個破落的家，他是家園的一個疲憊支撐者。自從他結了婚以後，家庭的負擔一天一天地加重，他們這一個家庭便失去了融洽和逸樂，老是在生活線上掙扎。

「我爲甚麼這樣不振作？」

他一萬次這樣自我反問，每一次聯想到這一個問題，他就想着要改造家庭環境，然而，他每一次聽見林嫂那喋喋不息的聲響，看見梅英那張黃臉，他的全身馬上冷了半截。

想到這一層，他不禁光起火來，他不問底細如何，妻子和母親之間誰是誰非，便大聲嚷了起來：

「×令老母，你們不要再吵好不好？」

梅英聽見亞平惱怒的聲音馬上緘住了嘴，林嫂欲好像風助火威，更大聲罵起來：

「你這個不孝子，我被你妻子要打要罵，你還來大聲叫嚷……。」說着，竟嗚嗚地飲泣起來。

每逢她受了委曲，總是搬出她的唯一法寶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將起來，他無意跟她鬧，只有默默地退進房裏。

兀的，那陣淒淒的聲音把記憶的布幕拉開了，那十幾年的事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拉開。

遠在十三年前，亞平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一家人幸福地居住在他們自己的小天地——橡膠園裏，那時候他的父親還健在，一家人的生活都由他父親一雙手支撐。

他的父親是一個刻苦耐勞的老實人，壯年南來，在馬來亞這塊國土上胼手胝足地幹着活，終於略有積蓄，買了一塊小膠園，他們一家人便靠這一塊小膠園，過着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的安逸生活。那時候，他的家園距離學校雖遠，但他還有機會唸書，十五六歲的亞平，當時已唸了五年級，他的父親常說：

「工字不出頭，做了一輩子的盲目牛，苦也受够了，亞平這孩子總得給他多唸些書……。」

但他的父親的理想沒有實現，不久以後，緊急法令施行，他的美夢也粉碎了。在遷移法下，他們不得不離開了家，以後就開始四處漂零的生活。他的父親在極端困難的時候撒手西歸了，留下這一羣無依無靠的寡婦孤兒，他的父親一死，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。從那時候開

始，他們便不斷地在生活綫上掙扎，備受生活的煎熬。

那其間，亞平當過店員、做過侍役、跑腿、跑過州府，還未到成人的年齡，他便做了許多成年人的事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又爬起，爬起又跌倒……處世的滋味原來是辛酸苦辣，樣樣俱全。

苦難的關頭，沒有一個人肯給他們經濟援手，親友和故交看見他們一家潦倒沒落了以後，都和他們疏遠了，有誰給予他們物質上或經濟上的慰藉呢？「人情真是似紙張薄。」他不禁感慨萬千。

他們過着捉襟見肘寅吃卯糧的生活倒也不打緊，最使人難受的是些白眼和冷語：

「祖上不修德，才出敗家子。看，連祖上給留下的幾個樹頭也給丟了，真是缺德……。」

亞平的母親林嫂面臨生活難關，又遭受許多親友白眼，不知有多少次了，他背着人家在偷彈淚珠，有苦向誰訴？

那一連串的冷言冷語，她又怎麼受得了？從此，她變得憂鬱，寡歡，凡事好喋喋不休。

這一切亞平都看在眼裏，像所有有骨氣的人，他當時就有一個宏願：

「我一定要把生活搞好！」

但時間的搖擺一晃，現在十年的時光過去了。十年，雖然是一個漫長的日子，但也是一個

短暫的日子，十年的辛勤努力，他還未曾歇過腳，或喘過氣，生活距離理想是愈來愈遙遠了。

「我爲甚麼做個半死，仍然沒有幸福的日子過呢？……」

「我太早結婚了，養妻育子，家庭的負擔怎不一天比一天重呢？……」

「早婚誤了我一輩子，早婚使我未脫的桎梏一日緊似一日，我我日益像牛……」

想到這一層，他不禁牢騷滿肚。他的家沒有安逸，他的婚姻生活也全無溫暖和幸福可言，和梅英生活在一塊兒全無夫妻的情趣，他們之間的維繫並不靠夫妻間的愛情，而是靠東方民族的傳統責任感，才不致於勞燕分飛。

亞平自己承認未愛過第二女人，即使梅英不能獨享他的愛情，但由於他具有東方民族的傳統道德，他在這方面便決定自我犧牲。

另一方面，他明知自己的經濟能力組織不起一個家庭，但他又要作繭自縛，茫茫然便定了親，結了婚，生了兒子。

曾有一個時期，弱冠的青年都有義務被徵去當兵。在昭南時代的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時代裏，每一個馬來亞的子民都吃盡了苦頭，得够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：是殘酷的戰爭，破壞了興盛、和平、繁榮和一切的進步。

亞平的母親林嫂像所有的母親一樣，不願眼見自己的親生骨肉去當兵，她千方百計想求個

兒。因爲「結了婚，有家庭負擔的人可免役。」當時的人這樣盛傳着。

這一着可真像古中國的皇帝選美，聖旨一出，所有不願意被選入「深禁」的閨女，在那三兩天內拼命四處「拉郎」。

亞平就是在「選美」的聲中，草草地被「拉」成了「郎」。

亞平在匆忙中結婚，妻子是他從未謀面的女人，彼此間既無充分了解，又無愛情可言，如此的結合，純粹是中國的舊式婚姻，結婚是爲了甚麼？他亞平自己一點也不知道。

結婚以後，亞平嫂梅英算是林家的人了。起初一家人也還安樂，但日子一久，養育了兒女，家庭的空氣便不同了，彼此間也逐漸有了齟齬。

這一家就是這麼風風雨雨地吵着，幾年來鬧的雖然都是茶杯裏的風波，在林嫂和梅英看來，該是一件極平常的家常便飯，但在亞平的感受上却極端的痛苦。

「誰把家園弄得這樣不安寧……？」這問題一直盤旋在他的腦裏，他的內心益發空虛了。兀的，一聲非常銳耳的聲音竄進他的耳朵。

「嗚……，天壽死人呀，你拋下了我，讓我活受罪，嗚……。」

房內雖然死寂一片，但一陣陣哭號的聲響從前廳傳來，他知道他的母親又在哭靈牌了，這淒風雨夜，更顯得聲調淒淒……。

夜是死寂的，窗外只有「浙瀝浙瀝」的雨聲在響着，這一夜，他又失眠了……。

翌晨醒來，陽光已透過了窗簾，照在床頭上，朝陽是柔美的，房內空氣是平和的。

梅英早已起床，在那兒洗滌着碗碟，抹着桌椅。

這是星期日的早晨，亞平才有機會躺在床上享有暖被窩的溫馨滋味。要是在平日，那時候他早已馳騁在晨霧未逝的大道上，甚至已逼近新山關口了。

由於他是一個出稅羅里的司機，所以每天爲了過關，都得起得很早，大約五點鐘左右，他就得趕到「羅里」公司去開早車，要不然，趕到新山時就得排龍尾。

只有星期日，新山關口不辦公，他才有機會躺在安逸的床上，享有溫暖的早被窩，平日有時也有不出坡的，但那時運輸貨物奇缺的時候。運輸貨品一旦奇缺，他的生活鞭子又加緊地威脅他了。

那些日子，他也得七早八早地到運輸公司去候命，運輸公司是以運載貨品的巴仙計薪。常例是和公司有裙帶關係的人，在那些日子裏才有機會被委派出去。亞平跟運輸公司並無裙帶關係，自然不易被派到，但憑他認真的工作態度，有時也僥倖會派到。因此，不論行情如何不景，來往的物件如何地奇缺，公司裏的羅里車都吃西北風的時候，他得起同樣早，趕得同樣急。

像這樣安逸的日子，在他不會太多，因此，他便靜靜地躺在床上，昨天晚上他的母親和妻子

爭吵的事，他已經忘得一乾二淨。

從房門望出去，他的妻在廚房裏，迅速地洗着疊疊碗筷碟子，灶裏正燃着熊熊的烈火，鍋裏燒着的飯滾了，冒出了白泡。她放下洗滌的工作，去揭鍋蓋，一陣水蒸氣蒸了上來，薰在她的臉上，在紅紅的火光映照下，她的兩頰紅紅的，兩手嬌健在那兒辛勤地處理家務。亞平馬上意味到：他平日趕個七早八早，他的妻梅英該不知比他更早多少？當每個人還在暖被窩裏酣睡的時候，她就一個人偷偷地起身，不知多勤多急？才能準備好他的早餐，以後她又背着沾滿膠屎的布袋，到黝黝的膠園去。

今天是星期日，又巧逢下早雨，他才有機會看見這家庭生活的畫面。

一種憐憫的情感馬上湧上他的心頭，自從梅英進門後，亞平常以為自己是被套上了家庭的桎梏，做牛做馬，總看不見母親或妻子的笑靨，換來的是喋喋不休的話兒和一張近乎死板的臉孔。殊不知梅英進門以後，何嘗不是爲了整個家庭做牛做馬？他一明白，不僅內心感到憐惜甚至感到有些對不起她來。

他想到這一層，便一骨碌地翻身下床。

「這麼早，怎麼就起來了？」

「還早?!」

「今天是星期日。」

「哦！」

「你去刷牙，一會兒可以吃早餐。」

亞平不說甚麼，只投以一個感激的眼光，竟自刷牙漱口去。

洗刷完畢，他的妻子已將他的早餐端了上來，還給他燙了兩個雞蛋。

「蛋不吃了。」他想到自己雖然辛苦？自己有什麼權力要吃得比妻子好？

「怎麼不吃？蛋已經燙了。」

「你吃。」

「不，你整天奔波在外，要多吃些有滋養的東西，快吃，要不然太熟了……。」

又是一番愛護之情，他執拗不過，只好吃了那兩個雞蛋。

「她難道不是一個賢妻良母嗎？」他內心感到一陣溫暖，使他不得不對她生愛。

「難道是母親處處找她麻煩？」他一連想到母親，一個否定的念頭馬上接踵湧進他的腦際

：「不會的。」。

語云：「清官難判家內事。」亞平的腦海裏永遠辨別不出誰是誰非。

幾口飯嚥下以後，他便披上衣，跨上腳車，出街去了。

亞平一走，梅英心中像失去甚麼似的，微微地歎了一聲：

「唉……」

到了夕陽西掛的時候，亞平才拖着「吉吉卡卡」的老爺車歸來。

回到家裏，他看見自己的母親背着他那三歲的孩子正在喂豬，幾個較大的孩子圍着豬寮，口中哼着：

「我家沒有錢，

爸爸日瘦了，

媽媽常嘆息，

家園滿悲哀……。

我在早晨上學校，

放學回來把豬餵，把菜栽，

小豬，小菜啊！

你要快快大起來，

爸媽實在太苦了，太苦了……」



歌聲傳到亞平耳裏，十分傷感，想不到無知的孩子哼出來的歌却也在歌唱他們一家人的命。他還望着那羣對着豬寮歌唱的天真活潑的孩子，不禁呆了好一會。

兀的，一個長滿蒼蒼白髮的頭顱，一具爬滿繃紋的面孔，帶着一雙疲憊的雙眼的一個老婦人，正映在他的眼簾裏，尤其當她張開口的時候，她那口疏落的牙齒，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脫得將盡了，還有那身子，不知在何時已孱弱成那個樣子。

站在那豬寮旁邊，一邊背着孩子，一邊餵着豬的老婦人，難道就是他的母親林嫂嗎？他簡直就不敢相信。

「啊！」那的確是他自己的母親，身體衰老、孱弱，雖然現在只有五十開外，但，看去却好像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了。

他摸一摸自己的下巴，他自己的樣子也比年齡老了十年，只有這短短的幾年，生活鞭子怎麼就把他們都催老了。

他恨不得馬上衝上去，跪在她的面前，抱住她痛哭一場，請求她底寬恕，寬恕他這幾年來竟沒有做到使她安樂，清享餘年。

他深深地感到心疚……。

「爸爸，帶我們去看戲。」亞平的孩子們看見他回來，便嚷着一擁而來。

他的思潮馬上被打斷了，望着那幾個孩子，他不禁歎道：

「難道我們都老了。」

他仰望天空，滿天都是煙雲，想又要下雨了。

人生一課

算起來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。

那時候我才從學校出來，體內有着過剩的熱情，以一顆青年人特有的、澎湃的心來衡度這個社會，把現實一切都看得太美好了。

一踏出校門，朋友就拉我去給他代了三個月的課，學校是在離開市區數十英里的一個小園口裏，交通很不方便，那時候緊急法令還廢續着，所以，一入夜那兒便完全變成了一個死的世界。

我素來就酷愛文學，在那麼冷靜的一個環境里，該是我埋頭創作的最好地方，然而，那密密麻麻的蚊子，直逼得我坐在蚊帳里不敢出來，只是動不得，靜不能，所以三個月期約一滿，我連夜捲了包袱回到山城來。

到了山城，執着一點點關係進到F書局去工作，F書局是K山城規模最大的書局，老板是我父親生的好友，同時又是我以前受教育的學校的董事長。

父親生前跟他頗有一些交情，臨死前還託咐他多多照料我這一個孤兒，我畢業後他便答應

我到他的書局去工作，真不枉我父親生前和他的交遊。

在書局里工作算起來是一件頗高的工作，讀書的人離開學校後總希望不與學術脫節，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愛好文學的人，如果能在文化的總匯里領益，該是生平的第一件快事。

「開工那天，我們那董事長兼「世叔」的F老板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說：

「××，你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，你有着比別人高深的學識，和良好的條件，在學校里你也曾表現過相當強的工作能力，如今你該應好好地應用你的知識和能力來處理這一間書局的工作，如果你好好地幹，我是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F老板笑着對我說，他的訓戒我完全領受，因為那不是沒有理由的。

F書局規模不小，要非常熟練地找到一本書並不是一件易事。因此，爲了熟練工作起見，無論檢書、疊書……，我都參與工作。

在校時，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書的學生，我曾看過學校圖書館的許多藏書，很知道那些書是一般人喜歡看的，同時，我也有許多同樣愛看書的朋友，我會從書局里介紹一些書給他們看，這樣，對生意的進展自然有很大的裨益。

我愛看書，自然也喜歡愛看書的朋友，但，到F書局好些時候以後，切發現F書局里的同事都是不愛看書的，因爲他們都不從書架上抽書出來翻看。

有一天，我忙里偷閒，從書台上抽出了一本書，希望能偷閒看一看那書，不想還沒有開始看，同事G馬上走了過來，輕輕碰一碰我的膀子，低聲地說：

「你還敢看書，這裏的規矩是不准看書的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我真有點不信他的話。

「老板。」

我還不及探問清楚，F老板却來了，我隨手將書合上，向他點點頭算是招呼。

說實話，一個人如果不喜歡書，便不會喜歡到書店去工作，再說，每天和書本接觸，漸漸也會喜歡的，F書局的職員不喜歡看書，自然有他的原委，我一下子就了然了。

到F書局工作以後，工作是忙碌的，至少就比在園口里教書忙了不少，但，一想到能和書本接觸，就是忙些又何妨，何況我們是具有充沛熱忱的青年人，工作忙是無所謂的，只要授工論酬，忙也值得。

以一個中學生的「名堂」擺出去，無論如何老板也不敢虧待，何況他已有言在先，又加上我跟他的「關係」，不由他不優待我。

一個月的時間終於過去了，老板叫我到他的經理室去領薪水，他坐在辦公桌上帶笑和氣地對我說：

「這一個月內你工作的表現很好，假如能這樣維持下去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，現在我將薪水發給你。」

說着，他從衣袋里抽出一大疊紅紅綠綠的鈔票，少說也有一千八百，當時我心里有些怦怦亂，我不知道他到底要給我多少？

他在當中抽出一只，數了數，但並不遞給我，只從里面抽出兩張，說：

「暫時就先定這樣，你好好地幹，我自然會升給你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當時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但，那兩張紅鈔票却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不容你不承認。

我稍微鎮定後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，看着他咀旁那不屑，揶揄的笑容，我心中的火氣又升了上來，用一雙擅抖的手接了那兩張鈔票，憤憤地說：

「哈哈，一個高中畢業生一天做到晚的待遇只值二十塊錢！？你簡直是剝削人，我不幹了。」

他被我突如其來的一駁，面上的笑容馬上收斂了，立刻現出一張青黑的臉，隨後又不屑地

說：

「悉聽尊便。」

我走出他的辦公室，當衆宣佈我不幹了，同事百般垂詢原委，我始終沒有告訴他們我不幹的原因。

第二天，我以一個普通顧客的身份去向他們辭別，我們那個董事長兼世叔却藏在他的經理室里沒有出來。

我跑了以後，有人告訴我，說老板對我有所批評，他說：

「年紀青青就開口剝削，閉口剝削，受了十幾年的教育全是白費，也枉費了我辦教育的一片苦心。我們當時出來做事的時候，何曾想到「剝削」這兩個字眼？我可以正式跟他說，出來社會上做事，如果怕老板剝削，最好就不要出來。」

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，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課，認識了社會的面目。

.....。

瘋子

在這倒霉的時代，好人是會發瘋的。

——俗諺——

一

「我是暹番，我是番鬼，我是萬國的人，你別想侵佔我的屋子，我有一張屋契，要拿到萬國去……。」

「×××，你老母呀！你吃人，吃人……。嘿，不魯，不魯……。」

「我要從柑欖核尖鑽進去，嗨！你不要看它那麼尖小，裏面的世界呀，你怎樣會知道？我就知道，我是從萬國，從棺材板裏鑽出來的……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理智像吹漲了的汽球，最後爆炸了，粉碎了，他莫新沒有了理智，再也不能控制自己，只有胡言亂語，手舞足蹈，不知那些是他不該說和不該做的。

他眼睛失神、憤懣、聲音沙啞，面孔憔悴得不成人樣。但，目光裏却閃出了炯炯兇光，充滿着殺氣。

「澎，澎，澎……。」莫新這一間屋子發出陣陣響聲，從此，這附近的人再也過不了安寧的日子。

「你們都不准從我這裡通過，這是我的地方，你們來一個，我就殺一個……！」他常常這樣地咆哮着。

四周的人的屋子或籬笆和莫新這家有相通的門戶的，都釘上兩根結實的橫木，從此以後，莫新屋子的門前便沒有人敢通行。

「你們怕我，我會吃人嗎？你們再跟我作對，我就一把火把你們的家燒得乾乾淨淨……。」莫新神經失常得很利害，他不僅要殺人，同時還要縱火，附近的人都提心吊胆，但，誰也奈何不了他。

二

一天中午，炎熱的火球正逼炙着土地，由於天氣熱，除了有事故的人，鮮有人喜歡在火一般的太陽下招晒。

「因仄，多隆，多隆……。」是一陣陣淒淒的哀號聲，大家一聽就知道那是由莫新發出的。由於他平日叫喊慣了，任誰也不去管他。

「噯唷，救命！救救命……！」又是一陣陣莫新淒涼的號聲，接着是一陣騷動的聲響。

莫新雖然平日愛喊愛叫，但，總未曾發出像那樣淒苦聲音，像殺豬一樣。

左隣右舍的人雖心知有異，但也不敢出來看，只有素來大胆的張三叔和劉四伯跑去看個究竟。

張三叔和劉四伯跑到莫新的門口，也不踏入門坎，也不離去，只是呆在那兒，附近的人看見張三叔和劉四伯去看莫新，也紛紛圍來，但，誰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原來莫新的家裏來了四個警察和一個便衣警探，他們拿着繩子要來抓莫新，莫新雖然神經失常，但也知道他們的用意，嘴裏不斷地叫喊着，身子則拼命擠在神壇的桌子下，死命抓住桌腳不放，他看見張三叔等圍來，好像遇見了救兵，聲音緩和了許多。

警伯們聽見他的聲音緩和了，便又要動手抓。

「你們是死人嗎？怎不來救救命？」他的聲音如馬嘶叫，豆般大的眼淚從眼角流下。

「你們來幫幫忙，把他帶到瘋人院去醫治，這樣，他也好，你們也免得被吵吵鬧鬧。」另方面，警伯們又對他們發出這樣的請求。

這可真使他們左右爲難了，爲了莫新的健康，爲了四隣的安定，他們應該幫助警伯把莫新帶走，但，站在人道方面，他們實在不忍再虐待這樣一個可憐的神經失常的人。

他們屹立在那兒，也不動手，也不走開。

警伯們看見他們不肯幫助，且莫新的嘶叫聲愈來愈大，只好拿了粗大繩索，拿出了警棒，出動所有人馬。

他們先用繩索丟了過去，莫新欲抓捉繩索，警伯使用警棒敲他的手，接着把他拉了出來，用皮鞋把他踏在地上，只要他一翻身，身上腳上就中了警棒，最後，用繩索把他的身子捆住了，像捉豬一般抬了去。

看的人看到這種情形，都陪同莫新掬一把同情淚，要不是他瘋了，有誰看見他如此被虐待而不救呢？

警察和便衣警探走了以後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能說些什麼呢？

莫新那盲目的年邁老母親當時正坐在屋子的一角偷偷地飲泣，他的兒女也立在一邊，雙眼瀉着眼淚默默無語。

「老孀孀不好傷心，莫新哥很快就會痊癒回來的。」張老伯拼出了這樣一句安慰的話。

莫新本來跟別人一樣，有強壯的體魄，倔強的性格，然而，環境使他彎了腰，駝了背，但那倔強的性格却老不屈服，終於他變得沈默，寡言……，最後他變得瘋狂，胡言亂語……。

莫新出生在吡叻河畔，整個童年在那兒消磨了，但，記憶裏除了知道那是一條滾滾波濤的寬大河流，直奔向南印度洋外，還有一大片青蔥的綠色森林，年歲稍長，略知人事以後，便把時光消磨在彭亨的原始森林裏，在那兒披荊斬棘，趕走猛獸巨蟒，在血淋淋的現實裏，不知甚麼是幸福？什麼是痛苦？

結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依然盤踞在自己開發的那塊小園地上……。

太平洋的風暴席捲了整個馬來亞，摧毀了多少農舍與田園，暴政當權的時代，人們的生命賤如蟻螻，莫新的一個剛滿十週歲的兒子，被那些像野獸一般的蝗軍刺穿了他小小的胸膛，莫新的父親眼見自己的愛孫慘死，痛不欲生，要去跟「野獸」拼命，結果被捉了去，灌肥皂水、毒打，最後死在「死亡鐵路」上。

莫新的母親哭得死去活來，最後連雙目也瞎了……。

這一個家庭的慘變比戰亂，物質的恐慌，生命的旦不保夕，更在莫新的身上產生效果和死，幸福和苦難的界線開始在他的心目中模糊了。

強烈的生的意志使莫新活下去，苦難、死亡、逼害、流離失所使他沉寂、孤癖……。

黎明以後，在重整家園的聲中，莫新又回到那母親的土地。

生活的戰鬥又開始了，莫新雖已踏入中年，但，那股生活的熱忱是不容熄滅的。幾年以後，那兒的田園農舍又重新建立起來了。

但，命運總是麼多舛，不多久，又有另一個遷徙，這一次直使莫新痛心疾首，因為他那塊土地已被列入禁區。

「要走就走，走得愈遠愈爽快。」莫新終於咬緊牙根，毅然決然地離開他那塊生活了半世人的土地。

四

在他親戚莫利的關照下，他舉家遷到星加坡，把一些值錢的東西賣了，和他做合股什貨生意。

日子一晃就是六個年頭，莫新雖然是那家什貨店股東之一，但，除了做店面的苦力，取得那些微的薪金外，他對做生意是外行，自己是一個老實的鄉佬，又是一個文字的盲公，他的親戚早就看到這點，所以老是說行情不好，市景蕭條，生意難賺，不分利潤給他。

莫新難道就一點不知道嗎？且看他那一塊塊的樹膠園是那兒撈來的？

在一個很不愉快的場合裏，莫新提議拆夥，他的親戚淡然地答應了，結果只給莫新二百塊錢便不了了之。

「生意做了這麼久，其間又不曾虧本過，利潤沒分到已很不應該，怎麼連本錢也拿不回來！？」莫新對他的親戚的態度有些憤懣了。

「估計成本只值這些，你每月取回的錢何止這些的五十倍。」他的親戚不屑地說。

「……。」莫新聽了這話，氣得無言以對，心中暗暗地罵道：「媽的難道那些薪水都是你發給的嗎？」

「我們算起來是親戚，連本錢也不還足，這未免欺人太甚了。」莫新氣得面紅耳赤，最後吶吶地說。

「你再說我欺凌你，好，你有本領就請律師來控告我。」他的親戚盛氣凌人，連罵帶唬地直不肯與他干休。

莫新又待將他怎樣呢？他唯有忍氣吞聲，默默地領受一切凌辱，讓人家騎在自己的頭上，任人隨意宰割，自己只把辛酸的眼淚往肚子裏流……。

「律師，律師……。」他一直喃喃地唸着。

從此以後，「律師」這類人物便在莫新的腦海裏烙上了深刻的印象。

莫新就這樣毅然決然地從熱鬧繁華的星洲搬到寧靜的山村居住。

五

從大城市搬到山村，是莫新生活上的大轉捩點，他舉目無親。

寧靜的環境使莫新更加孤癖了，孤癖成了他的奇異個性，他的生活雖平靜地像一泓死水，然而，在默默中，他的兩眉深鎖着，額上的皺紋加深了……。

生活的煎熬，人情的冷酷，憧憬的粉碎……，這一連串的問題老是使莫新煩惱，五十歲還未到的莫新，已衰老得不成樣子，同時，他的精神負擔已達彈性張度的最大範圍。

又是一個使莫新極端悲痛的事件發生了，那是與莫新患難與共的莫新嫂經不起環境煎逼，終於撒下莫新與孩子們而西歸了，莫新嫂的死，使莫新的創傷更為深痛。

「華兒底親娘呀！妳怎麼先我而去？……嗚嗚……。」他哭得像個淚人，沒有一個丈夫哭他的亡妻哭得那麼悲慟……。

莫新嫂的逝世，使他宛如失去一臂，怎不叫他痛不欲生呢？這次他一生中最感到悲痛的大哭。

此後，莫新更是憔悴不堪了。

……
但，命運總是善於擺弄受苦受難的人，莫新這一家真是禍不單行，病魔不僅搶奪了莫新的左右手臂，同時還把那最逗人痛愛的小兒的生命也搶奪了。

這一次莫新沒有流淚，也沒有哭泣，這一切在他不知是夢？是幻？是虛渺？抑或是……？他不知有自己生存着，也不知有別人生存着。

他把着香，在神壇面前喃喃有詞，把米和茶葉洒個滿地，清水也由他亂噴……。

莫新不知在現實社會裏滾了多少滾？他默默中把憤懣化為行動，他默默地把祈求轉向無意識的神鬼。

……

但，不久之後，莫新又回復了常態，他們那一家自此以後越顯得死氣沉沉，尤其是莫新更被悲哀籠罩着。

六

××律師館是山城唯一的「法律顧問」，莫新打從被他的親戚欺凌以後，「律師」這名堂

便開始生根在他的腦海裏。

每次莫新打從××律師館經過，內心總像有一種逼切的需要，但，他一直就沒有勇氣去見那個大律師……。

有一天，一個佣人帶了一個律師館的代理人到他的家裏。

「聽說你有一間店舖，在本坡最熱鬧的地帶，現在想升他的租金？」那代理人開門見山就說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以前有打合同和拿吃茶錢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就好辦了，不過，要我們的律師包你打勝，律師費五百元，印花費用不計在內。」

「這未免太貴了，我實在負不起。」莫新雖然興奮，但，聽到偌大的一筆數目，也不敢答應。

「沒關係，一旦打勝了，你可以要求對方賠償？其實你就花不了幾個錢。」

律師代理人說得蠻真，莫新聽了大為愉快，第二天，他便把錢帶到律師館，律師館照例給了他一張收據。

首先，律師館用他的律師的名譽寄了一張通知書給該屋僦租者，莫新付了好幾塊錢什費，却沒有得到回信。

律師叫莫新拒絕接收那筆「不合理」的租金，然後把他傳控於法庭，但，該屋僦租者拿出屋租收據，搬出充分理由，結果官判屋租照舊。

律師要給他上訴，要他再付五百元律師費。

這一次他是勝了，因為律師跟他這樣說，他馬上喜上眉梢，要求對方賠償。

「可以是，不過你得給我們津貼，你以後再在敗訴者身上取補償。」律師說。莫新就給了他兩百元。

賠償的要求一直在進行中，他前後上了法庭數十次，每次律師都說：

「官司就要勝了」。

但，一個月過去了，六個月過去了，一年又過去了……。律師總是說「勝訴」，但賠款却始終未來。

「律師說快要勝訴了，這一次法庭一定判我勝，一判我勝，我就叫他賠償屋租損失、律師訴訟損失……，沒有二千，也要千八，我的錢是不會白出的。」勝訴在莫新的腦海中是「肯定」的，法庭的宣判在熱烈的期望中，但，日子仍然像流水一般地溜走，莫新時不時都自言自語地

計算着賠償所應得的數目，並且得意地說：

「天真有眼，這一次總算吐了一口氣，哈哈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」

七

一天，莫新的兒子莫偉從外面回來，劈頭第一句就問：

「爸爸，你的官司到底怎樣了？」

「一定勝！」

「法官講的？」

「律師講的也是一樣。」

「法官沒有講？你受欺騙了！」

「被騙了！誰說的？」

「外頭的人都說，你的官司根本就未曾勝過，律師根本就沒有給你上訴，完全在騙你，擺弄你。」

「我不信！」

「你不信，我親耳聽見對方說，他說要不是爲了息事寧人，他可要反控你一狀。」



莫新聽了他兒子的話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急不及待，馬上找律師論理去。

「律師不在，明天來。」律師的副助手愛理不理地說。

「我是莫新，我有一件訴訟案是他辦理的。」

「我們沒給你辦理這案件。」

「明明出錢給你們辦理。」

「沒有，走開！」

「有，有……。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你要是再在這裡胡鬧，我就叫『馬打』捉你。」

「你們吃人……。」

莫新氣得把桌子亂敲，氣沖沖地走出律師館，那時佣人已跑得無影無踪。

回到家裏，莫新氣呆了，他失魂落魄，不吃不喝，當他稍微醒來，口中拼出的第一句就是

「你吃人，你們律師館的人吃人。」

以後，他口中總不斷地喃喃着：

「你吃人啊！不魯，不魯……。」

被人咬了的傷口終於爆發了，他愈是憤怒，愈是有許多促使他憤懣的事湧上心頭。

他再不能抑制，喊出了他內心的話：

「你們都是吃人的人，你還說我瘋?!」

莫新就這樣瘋了。



（六一年三月完稿。六二年四月重修）

年 關

張老伯一向就住在那偏僻、落後的山村，數十年如一日地過着那種貧窮的日子。

捉襟見肘，歛食寅糧是張老伯這一家的「家常便飯」，每天的開門七件事直逼得老伯喘不過氣來，靠一雙手生活的人，就是那麼苦難的生活着。

堅毅，容忍，沉默……是張老伯生活的樣式，一雙生滿厚繭的手，一張爬滿皺紋的臉額……是他的生活的紀錄。

張老伯就是這樣地在山村裏默默地生活，生活的樣式雖是那麼平凡地，千篇一律地從早幹到晚，但，生活的滋味却是不平凡的。

張老伯這一雙手，已經不知幹了多少活？生活的道路上，他已經不知走過多少驚險，崎嶇的路，然而，除了那一間棲身的破漏舊屋外，別的一無所有，這樣的生活，他老早就希望改善了，然而，生活的鞭子鞭得他翻不了身。

雨季來了，那霏霏的霖雨每年總給山村的居民許多煩惱，靠着體力生活的人，那一天不到外邊去工作，而三餐又那有着落呢？

「唉！真是苦雨逼人……」每逢雨季一到，工作幾乎完全停頓，張老伯總是對天興歎。更可惱人的，每一年逼近年關的時候，老天便哭喪着臉，落下那纏綿的淚水。

住在山村的人民，尤其是張老伯，平常時的生活況且理不了，何況是逼近年關，且老天又老是不停地把雨水洒在山村上。

「孩子喜過年，大人苦沒錢。」張老伯常這樣地對着家人歎息。

其實，每年的生活都是一樣的。每年年關一逼近，天空又下着霏霏細雨，張老伯就興歎，同時，他心想：

「來年總該積點錢，免得年尾的時候又周轉不濟。」

但，曾有那一年張老伯做到這「理想」呢？

今年又是一個火逼的年尾，無論張老伯如何地窮困，但年關總不能不過呀！

「還有幾天就過年了？」孩子們總是喜歡這樣地問。

每一次張老伯被小孩問起，總是愕了一大陣，然後說：

「還早，還早。」

「張伯伯騙我們，媽媽說還有九天了。」孩子們比着那雙小手，他（她）們知道得比張老伯還清楚哩。

盤算着，年關的確是一日一日地近了，但，雨水老是浙瀝浙瀝地下着，外面的工作做不得，手頭也一日緊似一日，快要用掛賬來維持生活了。

「把那寮豬買出去吧！」張嬸嬸眼見家庭經濟拮据得那麼樣子，便勸張老伯把那寮豬放手，好拿一筆錢來周轉周轉。

「不，不，」張老伯毫不考慮地咆哮起來：「明知新年期近，殺豬的人要殺價，爲甚麼要趕着賣豬，來讓他們殺價呢？」

「不賣又有甚麼辦法？」張嬸嬸是知道張老伯的脾氣的，所以咕嚕一聲，便不說甚麼了。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老伯卻執拗地沉着。

年關更是近了，東街的米店，西街的什貨店……都是上門來，好聲好色地要張老伯幫忙，口氣蠻婉轉地說：

「張伯伯，一年來真大賺吧！這一次年關近了，生意又不比往年景氣，我們是小本生意，希望你幫忙，還一點來辦年貨。」

張老伯口雖諾諾，但也聽得出那種討錢的口氣，心中雖然怪不舒服的，但也不得不堆着滿臉笑容的，說。

「你儘管放心，現在手頭實在很緊，至於那些賬目，年內一定設法還清。」

三請寬容，五請放心，好容易才把那些討賬的人一個請走。

張嬌嬌悶了一肚子氣，東街和西街的人走以後，不覺大發起牢騷來：

「你真不要臉，難道你要人家逼債直逼到除夕晚上是嗎？你有臉我可沒有臉，我可忍受不了每天看着那些逼債的臉。」

「你的豬要賣就賣你的好了，我的豬不過年一定不賣。」

兩老爭爭吵吵，爲了不忍受那口悶氣，早已不是今年才發生，去年，前年……，那一年會快快活活地過一個年？

東街西街的人走後不到兩天，河邊那幾家什貨店也聯合派人來，都要張老伯盡早把那些豬料的錢還了，有些說說倒不打緊，那些蠻橫一點的，硬把張老伯養的幾隻雞鴨抓了，不管張老伯答應不答應，便說：

「我們正要找雞鴨，就把你的雞鴨買了，回頭再給你算賬。」

張老伯還來不及回話，那些人早已抓了雞鴨，一溜煙地跑了。張老伯爲了救回一些血本，不忍心用賤價把豬賣出去，只好忍氣吞聲，忍着這些無理的「搶奪」，呆呆地望着他們。

然而，第二天，張老伯拿了僅有一張十元紙幣，叫他的孩子去買油，他的孩子去了好半天

，才把油帶回來，張老伯等得實在不耐煩了。

「錢呢？」張老伯問。

「沒有找回來，他說我們欠他的錢該還了。」他的孩子哭喪着臉說。

「我知道，你爲甚麼不跟他找錢？」

「我等了半天，他不給我。」

張老伯心裏明白，那十塊錢準是被扣留了，他怒不可遏，本想找他理論，但是一想，只能怪自己窮，所以，心中只狠狠地咒罵着：

我張老伯幾時賴過你們一個銅板，需要你們像追命一樣直逼着人？你們這些沒血性的傢伙，大年初一你們也許也會逼着要錢。

「你們這些傢伙只看在錢上，那管人家死活？好，你看我還不了，我就一分錢也不拖你的……！」

他毫不顧慮，也不和張嬪商討甚麼，就把殺豬炳召了來。

「這寮豬賣給你，最好是在年內出寮。」

殺豬炳知道張老伯急着要錢用，才忍心將那寮豬脫手，故意說：

「現在的豬可真多，我早買夠了，不過，我們是老朋友，就用時價八十五元每担給你買下

吧！」

「豬價怎麼這樣賤？」張老伯不信地問。

「還要賤呢？我們是老朋友，怎忍心殺你的價呢？」最後，殺豬炳不屑地說：「不賣我也沒有辦法！」

張老伯無可奈何，只好每担以八十五元成交，殺豬炳口口聲聲「老朋友」，每担開價卻比時價少五元。

張老伯的一寮豬賣了以後，總共只有六百元，扣去張老伯平常賒人的豬內賬外，手頭淨得只有五百元左右。

張老伯拿了那五百元，到各家去攤分，每一家的老板看見張老伯那些債來還了，都敬煙倒茶，裂開嘴說道：

「張老伯真信人，明年還希望多多關照。」

張老伯把那些錢攤攤分分以後，又買了一些米菜油鹽等日用品，手頭已一個錢也不剩。

當家家殺雞宰鴨，迎新送舊的時候，張老伯和張嬸嬸兩人相對無語，最后感慨地說：

「我們又在過一個清寒，冷落的新年了。」

長街

這是一條寂靜、冷落的長街。她躺在山城的一角，除了有特別事故的人以外，常人都少到這些地方去走動，尤其是那長街的末端，更顯得死寂，鮮有人跡。

但，近來不知怎的？這條長街的人跡突然多了起來，尤其是一些衣冠楚楚，頭髮光，皮鞋亮的人，常常駕着他們的「霸家車」，到這條長街來徘徊，然後停在長街的末端，久久不忍離去。

這種突然熱鬧起來的情形，在山城是一個很不尋常的現象。山城雖然在一日一日地進步與繁榮中。但，至少還保有幾分山城樸實的素質，因此，這一個「突變」馬上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……。

原來這長街的末端新近開張了一間名叫「醉宮」的咖啡店，主持店務的竟是一對年輕貌美的姐妹花。這一點在山城是非常突出的，因此，風聲馬上傳遍了整個山城，一些油頭粉臉，心中充滿着「羅曼蒂克」氣氛的人馬上像蒼蠅看見血腥一般，如潮湧到「醉宮」咖啡店去。

這下子不僅這條往日異常寂靜，冷落的長街馬上呈現出活潑的氣象，就是那長街的末端，

也變成燈紅酒綠，爲人樂往的地方……。

—

「我有一段情……，讓我訴你聽……。」這是一個醉的世紀，醉風不知風靡了多少地帶，就是這鄉僻里小的山城，也受到了醉風的吹襲，當電唱機播出流行的肉麻歌曲的時候，許多人像飲了「萬蘭池」酒一般，醉酥酥的不知人間何世，完全陶醉在「醉宮」裏，有的在附和地拍着手、頓着足，有的甚至瘋狂地跳起來……。

「醉宮」咖啡店裏的一對姐妹花，大姐叫莉莉，妹妹叫露茜，前者身子較肥，呈現出均勻的樣子，正意味着青春正要離她而去了；後者身裁苗條，曲線玲瓏，像一顆熟透了的紅蘋果，正在噴出迷人的芳香，她倆有時穿狹窄貼身的牛仔裝，有時穿袒胸露乳的寬敞衣裳，來往周旋在衆「醉翁」之間，真是門庭若市，收足「招蜂引蝶」之効，何況那些油頭粉臉的青年，大多是一些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的狂蝶，生意更顯得熱鬧異常。

她倆更不惜犧牲色相來周旋茶客，向他們大灌迷湯，她們犧牲到如此的地步，但也曉得茶客心理上的弱點，向他們的荷包節節進攻。

「甜姐兒泡的咖啡真香真甜，出自小姐的嬌手，就是貴了些，喝了也够癮。」一個茶客諮

訕地說。

「自然，我們小姐人家泡出來的東西自然比別家來得好。」露茜故作媚態地嫣然一笑。四座的茶客都哄然笑將起來，怪聲也隨之而起。

「不對，咖啡沒有姐兒那麼香、那麼甜。」茶客中另一個拉開了嗓子，壓倒了衆人的聲浪。接着一陣哈哈的笑聲。

「醉宮」咖啡店所賣的咖啡是不是比別家的來得香、來得甜？那只有當局者心中明白，局外人便一無所知了。不過，「醉宮」咖啡店所賣的東西比別家貴些倒是事實。

「貴是貴些，但也值得。」甘之若飴茶客有時也這樣打趣地說。

「當然值得，要不然你們怎會像蒼蠅看見血腥一般，老是到這兒來？」露茜毫不介意地說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醉宮」是銷金窩，是這一班無聊的人歡樂的場所，那些取笑人和被人家取笑的人都裂開了嘴在笑，然而，那兒是不是只有歡樂，而沒有辛酸的地方？

時間已是子夜時分，熱烘烘的「醉宮」顯得冷靜了許多，粉紅色的燈光下偶然還有一兩聲笑聲，屋外一片漆黑，除了路彎那盞路燈還發出弱光以外，一切都死寂了。

「露茜，拿酒來。」後面廂房裏的茶客還沒有完全走盡，這時候又在要茶要酒了。

露茜跑到後廂房去看時，只見那兒還有一肥一瘦，年紀都在五十上下的茶客，胖的那個滿臉油光，禿着頭皮，穿着一身長潤的白色衣服，他是國際藥房的醫生林國漳；瘦的那個雖不顯得十分蒼老，但，面頰瘦削，有兩撇鬍子，帶着一副略帶色素的白色眼鏡，身著時裝，手裏還提着一根手杖，顯得陰森森的，他是山城有名的商家李財發，他倆都有了一大把年紀，但，依然有青年人那一副好興緻，配成了一對好搭擋，東訪訪，西尋尋。

當露茜捧着啤酒到後廂座去的時候，他倆都眯着眼睛在凝視她，要她給他們斟酒，同時要把酒杯舉到他倆的嘴邊。

突然，李財發一把拉住露茜，將身子逼近了她。

「坐下來談。」他說着，拉住她的手不放。

「真是鹹濕佬，動手動腳。」露茜是「大眾情人」，早就看慣了這一種場面，自然不以爲奇，只是呶着小嘴，笑着這樣說。

「就是鹹濕佬又何妨，嘻嘻！」說着，手脚又來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嘻嘻哈哈的笑聲不斷從後房傳來。

這時，莉莉坐在外面櫃頭上，蹙緊了眉梢，她雖然比露茜更習慣於這一種場合，但也不免在安靜中陷入了沈思。

……………」

「莉莉。」是林國漳的聲音。

「就來。」她跑到後廂房去問：「要些甚麼嗎？」

「沒有，坐下來談談。」林國漳看見莉莉來到，如獲至寶，一把擁住她，要她陪坐。

「真對不起，我們的店面沒有人看管。」莉莉陪着笑說。

「沒關係，夜深了，有誰敢來偷東西呢？」林國漳說。

「嘿，坐下來，外面的東西給抬走了，我照賠就是。」陳財發看見莉莉不肯坐，也幫腔說。莉莉無可奈何，只好坐了下去，順手拿了一個杯子，給自己斟上一杯滿滿的酒。

……………」

夜愈是深了，露茜和莉莉這一對過慣夜生活的人，也顯得有些倦意，林陳兩人還是遲遲不肯走。

「我的達令，我們出去宵夜？」林國璋提議。

「不，我們照例不陪街，」莉莉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今晚遲了，請明晚再來。」

這是一道逐客令，莉莉怪脾氣發的時候，就喜歡這樣嚴聲厲色地說，這一對艷若桃李的姐妹花，一會兒又冷若冰霜，林陳兩人實奈何他不得，只是在口中咒道：

「真不識抬舉！」

………

在寂靜的長街末端，兩盞車燈及一聲馬達聲劃破了黝黑、寂靜的天空。

「這兩個是金馬崙第一號大菜頭，爲甚麼不大大地斬他一刀？」望着車子消失在黝黑的夜裏，露茜若有所失地埋怨莉莉。

「妹妹，妳年事還輕，還不知道世道的險惡。」莉莉望着黝黑而且漫長的長街，雙眼含着一泡淚水，感慨地說。

三

長街表面上看起來多麼像是人人歡樂的地方。可不是嗎？買笑的人嘻皮笑臉地笑，賣笑的人也裂開嘴唇跟着笑，他們多麼像是歡樂世紀裏的幸運兒，然而，那粉彩燈光底下的辛酸眼淚

却沒有體會得到。

這一對姐妹花係同胞姐妹，姓溫，大姐名叫如花，妹妹名叫如玉，早年受過小學教育，也有一個溫暖的家園，稱得上是小家碧玉，父親是建築商，因生意失敗，憤疾而死，母親擔當不起重大的家庭費用，她倆又上無兄長，下有弟妹累羣，家用的負擔自然就落在她倆的身上。

在這僧多粥少的社會裏，儘管她們甘心情願去從事粗重的苦工，收入也不足以維持這一個大家庭。

「爸爸確如一根天柱，頂住了偌大的一個大家庭、家園的溫暖和幸福都是他賜予的，如今真是一倒百倒了，唉！我們真沒有辦法！」喪事剛剛辦完，家境馬上呈現出拮据的局面，如玉搓着手，踱着方步說。

她倆的母親失神地坐在那，一句話也懶得說。

「我們何不去當女招待，收入也不會壞吧？」如花若有所悟地說。

「不，不好，女招待給人動手動腳，太不像話了，我才不幹。」如玉噘起小嘴說。

「我也反對。」她倆的母親說。

「不好就拉倒，看你們還有甚麼更好的差使？」如花不在意地說。

於是大家都緘默了，在這家用無來源的當兒，這家庭如果要生存下去，是有賴各家庭成員

同舟共濟的，如果每一個人都意氣用事，不僅傷了彼此間的和氣，就是於事本身也毫無裨益……，因此，這一個家庭會議便不告自終了。

日子過得真快，一忽兒又是一個月，家庭已經到了不能在支持下去的地步，那天，當她們還是相對無策的時候，她的兩個唸中學的弟妹哭喪着臉回來，手中各持着一張通知書，說道：

「學校說我們已經欠了兩個月的學費，最遲星期一如果不交，就要令我們停學了。」

「家窮唸不起書，還是停了去幫人家做學徒，最少也能換得三餐溫飽。」她倆的母親無法可施時說。

「……。」

全家又陷入緘默中，那一對小兄妹眨着雙眼，眼絲早紅了……。

「還是讓我去當女招待！」如花像一個殉道者一般，堅決地說。

每一個人都低着頭，默不作聲，如玉雙手直弄着衣角，那一對小兄妹的臉上更淌着閃閃淚珠……。

四

如花就這樣地由小家碧玉變成了一個「大眾情人」，隻身南下，在S市的一家規模不算小

夜總會裡當女招待。

如花臨走的時候，她的摯友彭一君很體貼地告訴她：

「如花，妳此去要處處小心，尤其是歡樂場上更是處處陷阱，我在這兒會照料妳的家庭。」
如花也深情地感激他，說：

「我一定潔身自愛，希望你不要因我是一個茶花女而卑視我……。」

……。

一年的時間過去了，如花處處潔身自愛，瑕玷不染，因此收入很微，家裡來信催錢的時候，她又苦惱異常。

她原是照例不陪人出街的，不過，爲了增加收入，她不得不偶而爲之，這個消息不知怎的被一君知道了，誤會叢生，她雖寫了好幾封信向他解釋，但，並沒有得到他的諒解，有一次，她突然收到一君一封絕交的信，信中這樣寫道：

「如花：

……。

妳到底是歡樂場中的風塵女子，根本就不值得我愛，過去我有眼無珠，才錯愛上妳，如今，我深深感到遺憾，妳與我過去的關係就此了結，寄上的訂婚照片是最有力的証據：

「天啊！」如晴天霹靂，如花差一點昏厥過去。

「君」

就在這一天，她心亂如麻，失失落落，壓根兒就嘗不出其中的滋味，生活本來就受够了凌辱，如今連自己的情人也凌辱起她來，試想，人生還有甚麼值得期待呢？她想自殺，又想到那一羣需要生活的人，不甘心這樣死去，迷迷糊糊中，她多麼需要解解悶，於是，便陪一個中年紳士般的人出街，就在這一天晚上，她不知怎的興起，連喝下兩杯濃酒，當時馬上覺得頭重腳輕，站不住腳，以後的情形她便不懂了。

第二天醒來，她發現自己置身於一間旅店內，身邊還躺着那個中年的紳士，完了，她知道自己失了身，便要死要活地哭哭啼啼起來，那中年紳士也知道事情弄大了有礙彼此的聲譽，願以五千元了結那條孽債，如花沒有法子，只好領受了。

但，如花心中的傷痕並沒有給那五千元縫好，相反的，她一生的幸福更顯得渺茫了，每天，她都偷偷地用淚洗臉。

兩個月以後，她發現自己的身體漸漸地起了變化，她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便辭職不幹了。

一年後，她帶着一顆破碎的心回到了山城，一時也找不到適當的工作，就在長街的末端開設了「醉宮」，兩姐妹子一改名莉莉，一改名露茜，共理店務。

莉莉雖然讓露茜在店中帮理，但，從不讓茶客有非分之想，以免重蹈覆轍，這一點苦心露茜是不知道的。

五

長街本來就是社會的一角，自然也有生活的一頁，就在這一條長街裏，許多人在日子的河流裏浮浮沈沈。

花開花落幾度春，幾年的時間過去了，露茜長得一年比一年更漂亮，追求的人大不乏人，莉莉更是放心不下，性格更顯得怪，更怕男子親近她。

不久以後，露茜嫁給了一個富家的哥兒，在歡樂場中得到的伴侶原本就不見得會幸福，但莉莉像了結了一件甚麼任務似的，冥冥中像得到了甚麼安慰，眼睛也漸漸地開朗了。

莉莉本身呢？她身體長得一天比一天更臃腫，壓根兒就沒有了曲線，這意味着她已逐漸地

步入了中年，她不喜歡任何一個男子，只領來了一個孩子，在專心地養着，有人說那是莉莉的私生子，也有人說不是，因為他們相信莉莉還是一個「老處」，只是有了些變態。

尾聲

長街還是以前的那條，「醉宮」也依然在長街的末端開設着，只是這一條長街幾乎完全回復了以前的蕭條，冷寂……。

九月一日於居鑾

青春的糟塌

綠色的山崗吹起了一陣陣低沉的驪歌，一羣具有萬丈雄心的年青小伙子就要離開那孕育他（她）們成長的山崗，投向社會的大熔爐裏去接受考驗和煉洗。

每一顆年青的心都在激動着。

將別未到的當兒，每一個人的心都是矛盾的：一面是依依惜別；另一方面呢？每一個人都像一隻試蹄的小馬，對自己的人生充滿着憧憬，準備爲社會人類做一番事業。

.....

「各位同學，我們今後就要分別了，在以後的日子裏，我們將各奔自己的前程，天南地北，各据一方，也許不會再有一個像今天的機會，大家歡聚一堂，所以，我希望在這離別的前夕，讓我們自己講講心裏的話。」

惜別會上，餘興節目在進行着，但，由於傷別的氣氛太重了，大家都沒有那份心情去玩，文驀然站了起來，提高聲浪說。

一陣掌聲過後，山首先站了起來，以鎮定，高仰的聲調說：

「各位，我們是接受了教育的一羣，社會賦予我們一個改造和促進的神聖使命，因此，當我們踏出校門以後，無論在社會那一個角落裏，都應該獻出我們的一份力量。」

「今天以後，我們是社會的一份子，應該走在每一個人的前頭，真正做爲一具拉動社會前進的火車頭。」瑩接着站起來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掌聲一陣接過一陣，敏、惠、梅、民……這一羣朝氣蓬勃的年青小伙子一個又一個地隨着掌聲站了起來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大有行將出征的士兵之慨，三言兩語，雖然都是隨口而出，但，都是一些激昂慷慨、鼓舞和寄望將來的話。

「好了好了，每一個同學都講了他自己心中的話，現在該輪到我了，我總以爲，我們以後走的道路將是艱難困苦的，所以，我希望大家學習堅毅和容忍，經常記得一句話：『跌得倒，爬得起』。……」文最後說。

……………」

離別歌奏起了，這一羣綠色山崗孕育成長的兒女就此分手了。

一踏出校門，擺在面前的是兩條路，一條是升學，一條是就業，人誰無志，有誰不願意有更好的社會戰鬥工具——學識。

文、敏、山、瑩、惠……，這幾個志同道合的小伙子中，除了敏和惠兩個幸運者，得以進入大學的門坎外，其他的人都在職業的大門外彷徨着。

說實在的，環境愈是不安定，職業愈是難謀，愈是容易激起年青人激動的心。

幾個人一聚在一塊兒，話匣子一打開，就是對現實社會諸多的不滿。

「我們是不幸隊伍中的一員，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前途了。」瑩憤然地說。

「這個社會把我們遺忘了。」民加上了這樣的一句。

「可不是嗎？我到幾家公司去應徵那些比芝蕪還小的事情的時候，人家從不提我們的學歷，不詢問我們的專長，臂頭第一句便探求我們的介紹信，詢問與發信人的關係，這兩個條件假如沒有，比芝蕪還小的職位同樣謀不到，在這一個資產階級的社會裏，做爲一個知識份子是可悲的。」文有點激動地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他們愈談愈覺得這個社會可恨了。

「喂，不要老是發牢騷了。就是因爲這一個社會不合理，才顯出我們的任務艱鉅，爲甚麼

我們老是知道埋怨，而不知道振作呢？」還是山顯得最了解現實。

「好，我們準備接受這一切的考驗，社會愈是有意遺棄我們，我們愈是需要振作。」瑩附和着說。

「假如你們不反對，我們就來一個協定，算是我們踏入社會的「宣言」，你們說好嗎？山認真地說。

「好好，那麼就由你起草吧！」大家都異口同聲地道好，公舉山爲宣言起草人。

山是這一羣年青小伙子中年紀最大的一個，帶着一幅深度的近視眼鏡，面色蒼白，顯得一派斯文，他生長漁村，老遠地跑到綠色的山崗來唸書，因此，他的生活體驗比一般人都豐富得多，無形中變成了這夥兒的老大哥了。

他蠻有意思地沉思了老一會兒，終於草就了他們的「應世宣言」。

他們的宣言的大綱是：

(一) 不靠攏。

(二) 不幫閒。

(三) 不做害人害己的事。

(四) 不把時光無謂地浪費。

(五) 不把生命無謂地糟塌。

.....

這就是這一羣年青小伙子的「宣言」，他們雖然沒有經過簽署和發表的隆重儀式，但，他們立意要這樣做。如果有誰違反了這一個原則，他便自動失去這一羣人的朋友的資格。

三

文是他們之中年紀最小的一個，意志也比較堅強，因此，在這一羣小伙子中，他首先找到了工作。

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年青小伙子，一點社會背景也沒有，在這裙帶風很重的社會里，職業跟理想完全是兩件事，假如斤斤計較於職業的優越，那他將不容易獲得職業。

文便不是那麼的人，他認為他的工作假如不為害社會人羣，且能力做得到，盡可以去幹，管他是清道夫，抑或是工場打什……。

文就本着這點在社會上首先佔一個位置，他跑到一間機器廠里去當打什，工作是那麼繁忙

，瑣碎，待遇又是那麼低微，自然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。

文第一天踏上工場的時候，臉孔是紅熱的，他分辨不出心中嘗到的什麼滋味；是歡喜、慚愧、抑或是悲哀呢？不明白現實環境的人，一定會譏笑他太不中用，滿肚子的學問，竟是如此的下場，他們那裏知道他是幾個月來，他們羣中最幸運的一個，無數人還在工作的門外徘徊呢？

「文，你應該請我們吃一頓，以慶祝你獲得職業。」幾個較要好的同學遇上了，異口同聲要文請客。

「好，好，三元爲限。」文滿口答應。

整十個同學又聚在一塊兒，爲文找到工作而歡樂，每一個人都贊同文這樣做，希望他能毅然決然地幹下去。

文就這樣地卸下學生裝，換上黏滿黑油的骯髒衣服，每天躡車底，搬「土班那」，綁線絲，洗黑油，聽候頭手使喚，有時遇上頭手使性子的時候，不得不逆來順受，暗自歎息。

這一段日子把文折磨得清瘦，沉靜了許多。機器廠的打什原本是一種非人的工作，每天都做到「有鐘無點」，時間都被剝奪光了。在這些日子里，他與同學們漸漸地疏遠了，只有瑩和山還不時聯袂來找他。

瑩是一個個性倔強的女孩子，爲了工作，她單身跑到老遠的地方去，在一個設備良好九八行當女秘書，本來，這在一個職業女性來說，應該是一件頗合乎理想的工作，但，生活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繁華大城市里，環境惡劣自不必說，對一個女性，更是處處陷阱，瑩過不慣那種花瓶式的生活，不到兩個月就跑回老家去了。

山呢？他碰到了一個機會，標到了一間工廠的食堂，當起食堂的老板來了。

在學校里，山和瑩是一對相當深交的朋友，所以瑩一回來，山就拉她到食堂去當帮手，賺錢雖然不多，生活總算有了着落，由於工作在一快兒，兩個人顯得更親近了。

他倆時常結伴出遊，朋友們都爲他倆祝福，文是最愛開他們玩笑的一個，每當他倆來看他的時候，他總帶着玩笑的口吻說：

「你們兩人真是幸福的一對，應該好好的培養，不要讓我們失望才是。」

山和瑩都驟然臉紅了，低着頭不出聲，一忽兒又相對笑了。

「好，別默不作聲了，你們培養感情，請我做「顧問」最適宜不過。但，記得一句話：搞戀愛需要有正確的戀愛觀才對。」

「你真會開玩笑。」瑩訕訕地說。

「這不是玩笑，而是實在的。」

……
青年人總會鬧戀愛的，何況是一些苦悶的青年，更容易因為精神亟需寄託而鬧戀愛，山和瑩的戀愛儘管還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，但，一下子傳了開去，每一個人都把他倆稱做「幸福的人」。

做為一個幸福的人，總很容易給人家提及，幾個人聚在一塊兒，話匣子一打開，話題總離不了這一對幸福的人。

「山、瑩，你們兩人的感情培養得怎樣了，是不是有了良好的進展？」

瑩低下頭微笑着，顯出羞人答答的樣子。

山呢，他也有點不大好意思，但，却故意顯出大方的樣子說：

「培養不起來。」

「口是心非，怎能够培養不起來？」

「第一，我們沒有事業基礎，第二，我們沒有經濟條件，第三，我們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……，有愛情總不能沒有麵包，所以未免言之過早了。」山一本正經地說。

他望望瑩，希望從她那兒聽到一點意見，然而，瑩還是默不作聲。

四

儘管不安定的日子難挨，然而，時間的鐘擺總是不停地幌着，一忽兒又是一年春了。

春天，幾乎給予人們許多新的氣息和新的希望，儘管這一羣年青小伙子經過了一年的風霜，走着許多坎坷不平的道路，但，年青人的心是不死的，無論生活上遇見了什麼困難，他們的心中都燃着生命的火花。

敏和惠回來了，這一羣年青小伙子又增加了不少生氣，接受大學薰陶後的敏和惠，比以前文靜了許多，但，對於山和瑩的戀愛，也面有喜色，頻頻祝福。

敏從大學回來，是一個最有閒情的人，也最關心山和瑩。

當春的脚步踏近這塊綠色的土地的時候，山崗又起了一陣波動，另外一批年青小伙子又離開山崗，更多人在爲那碗飯而爭鬥了。

山的生活也起了鉅大的變動，他已失去了食堂的承接權，這個遽變影響的不止山一個人，連同的，瑩也得在失業行列里佔一個位置，因之，山和瑩就不得不暫且分開，去爲自己創一條路。

山受了這一個打擊，顯然有些消極，潦倒，在現實社會里，事物永遠不會迎合於你，如果你沒有堅強的意志，那麼，現實的浪潮會把你的理想粉碎，把你整個人吞噬，可不是嗎？山便是一個有效的例子，打從失業開始，山便靠當貸渡日，前後判若兩人，他喝酒澆愁，抽煙解悶

，顯得世界上的一切對他毫不相干，瑩屢次告訴他：

「山，世上的一切如果是現成的，那些東西便顯得沒有價值；如果生活是順利的，那麼，我們的生活又怎會顯得多采多姿呢？」

「這個我知道，但，環境一直威逼着我，現實把我逼害得衰老了，我對生活還有什麼信心？」山平淡地說。

「事實並不是這樣，你還年青，等待着你去幹的事情還多着呢！你所以會顯得對生活失去信心，因為你的生活圈子太狹小了，搞小圈子的人將永遠顯得孤立，生活意義也被蒙蔽了。」瑩誠懇地告訴他。

「那麼，我要怎樣擴大我們的生活圈子呢？」山心有所動。

「相信我，和大夥兒生活在一起才是愉快的，摒棄你的缺點，建立你思想的正確性，走到羣衆中去……。我總以爲，同樣思想的人，才容易生活在一起，你以爲對嗎？」瑩握着他的手，雙眼直盯着他，好像不得到他的正面答覆不肯甘休似的。

.....

「好，我決定這樣幹，」許久，山終於用着低沉、晦澀，而且帶點沙啞的聲調說。

「我向你道賀，道賀你重新抓到生活的重心，讓我們記得我們制定的「應世宣言」，不把

青春輕易浪費，不把生命無謂糟塌，不論現實環境如何惡劣，我們總站穩立場，不妥協，不落伍。」

瑩高興地跳了起來，擁着他，用友誼淨化得的感情，給予他熱力和鼓舞。

.....

因此，當朋友們談起山的時候，有些人好心提醒瑩，告訴她山的處境，落魄、潦倒，而且滿身是缺點，像是一隻滿身是病的野獸，已經沒有生還的希望了，然而，瑩有她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願望，她不願意人家在山傷口上再刺一刀，每當人家批評山，她總爲他辯護：

「只要一個人立場堅穩，思想不變，我總以爲他是有前途的。」

五

日子仍然是不安定的，一忽兒又到了開學日了。

敏和惠回到校園中去了，臨走的時候，他倆奉勸瑩：

「在正確的思想領域里培養起來的愛情才有幸福基礎，愛情不能遷就，不能施與，如果把愛情的一股力量用得不得當的話，那時效果將是反面的。」

瑩接受了他們的勸告，同時向他們保證，她將走在一條不令人失望的道路上。

歡聚的日子是短暫的，敏和惠走了，瑩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，得一個朋友介紹，到一個偏僻的山村去當小學教員。

留在山城的朋友都認為瑩不應該失去這一個機會，瑩和山商討這一件事情，山顯得有些不高興：

「何必跑到他鄉僻里去搵那口寂寞的飯吃呢？再說，過幾天我又不知道要到那兒去了，以後見面恐怕就難了。」

「只要生活的態度正確，暫且的分別算得了什麼？我們以後重聚的時候將更歡樂。」

「無論如何我反對你跑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。」山有點不耐煩起來。

「你這個人太自私了，我無論如何也要去，那兒就是充滿着毒蛇猛獸，我也毫不畏懼。」瑩也顯得固執、倔強。

.....

爲了這一件事情，山和瑩鬧了彆扭，他們算是不歡而散。

由於別去的日子太匆促，他倆一個固執、一個倔強，不住斗着意氣，竟因這一次分手，感情產生了裂痕。

山認為瑩這樣做是深深地刺傷了他的心，一味孤行，一點也不尊重他的意見，因此，對於

瑩的離開，也沒有給她送行；瑩呢？她以為山太自私，太落伍了，每一個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前途，為什麼她要爲了山一個人孤守在那兒，把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丟棄呢？山既然不理睬她，她也不去向山辭別。

因此，在瑩臨走的前夕，文、民、梅……等九個人爲瑩餞行，山並沒有出席，他們在席上談到山，每一個人都對山有不同的見解，有些人認爲山還是有前途的，要使山復活，惟有瑩有此力量，瑩却堅決地說：

「不能爲一株樹放棄森林，要我爲他一個人犧牲嗎？那辦不到，不過，在我走了以後，我會時常給他寫信，大任還要委託各位了……。」

瑩就這樣走了。

六

瑩走了以後，在人生旅途上走了一段新的征程，環境一改變，生活態度也隨之改變，她變得活潑、天真、風趣了許多，她在給文的信中這樣寫着：

文：

我已平安地到達了G，到了G這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以後，地方雖然生疏，日子並不寂

寞，而且，我顯得比以前更年青了。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的近況，其實生活在那兒都是一樣的。在這兒，我每天伴着那些小嘍嘍打哈哈，閒時讀讀書報，歡賞郊野風光，別有一番情調。

和山分手以後，他一定更陷於孤立了，我希望你能多和他接觸，感染他，把他從火炕中救出來。

我和他雖然鬧着齟齬，但，我同樣給他寫信，我相信，只要我們走在同一條道路上，總有一天會遇上的。

.....

——瑩——

瑩的生活內容豐富了，山呢？他恰巧走在一條與她相反的道路，他比以前更消極了，漸漸地他自己走上一條孤僻的道路。

綠色的山崗已不再是 he 留戀的地方了，他不能自拔，職業、愛情，在他想像中都毀在這一個山城里。

有一天，他特地跑去找文，對他說：

「文，我要走了，我要離開這可憎的地方。」

「走，爲甚麼!？」文有點詫異地問。

「我想離開這撩人傷感的地方，離開了這兒，最少我可以不再看見瑩的臉孔。」山傷感、痛楚地說。

「山，你錯了，在我們這一羣朋友當中，你算是我們的老大，如今却顯得最悲觀、消極，難道連這一點點的風波也經不起，要知道，真正的愛情是經得起考驗的，不是我批評你，你這樣假想失敗，任自腐蝕，只有把自己輕易糟塌。」

「我不離開這裡，將永遠沉溺在痛苦的領域裡，不能翻身，不會振作。」

「那麼，你打算到那兒去呢？」

「現在只有兩條路走，一條是開始我的新生活，到處流浪去，一條是回到漁村去，讓安靜的日子把心靈的創傷療養。」

「無論你往那一條道路上走，只要你找一份職業做，改變一下生活方式，心靈有了新的寄託，陰影不驅自散，因此，我希望你離開這兒以後好自爲之。」

.....

山和文談後不久，便正式上身，山的離去，沒有告訴第二個人，因此，當他離開山城的時候，單身隻影，行色蕭條，只有文一個人揮着手，送走長長的列車。

山離開了綠色的山崗，文相信他一定會逐漸地認識生活，慢慢地踏上正軌，他很興奮地寫一封信給瑩，告訴她道：

瑩：

我很高興地告訴你，山已離開山城，開始了他的新生活，以後的日子，只要他好好地找一份工作做，認真地生活，在現實環境中體驗出真諦，相信他還是一個有前途的人。

我希望妳能把戀愛的正確性提得更高，不要感情用事，好好地了解山。要知道，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兩個人的力量比一個人的力量更堅強。

摒棄過去的一切成見，好好地重新建立起情感來。

最後，讓我給你們祝福。

——文——

然而，在不久以後，瑩的覆信來了，她把山的近況寫得更清楚，信中寫道：

文：

對於你的關心，我非常感激，但，對你的寄望，恐怕會給你失望了。

對於山，我了解得比你更清楚，我們在感情上雖然有了裂痕，但，我隨時隨地都

在關心他，了解他的近況，做爲一個我的知交的山，他給我的失望太大了。

据一般反應，他離開山城以後，回到漁村去了。

當他蟄居漁村的時候，我先後給他寫了兩封信，告訴他，只要好好生活，我們的感情會很快地重新培養起來，然而他却置之不理。

前些時候，聽說他又不甘寂寞起來，和家裏鬧了一次架，又離開了漁村，到南方的小島去了。

到了南方的小島以後，他不但因爲自己處境惡劣而加強奮鬥，相反的，他變本加厲，更染上其他惡習，你想：像這樣的人還有希望嗎？

我雖然是一個平凡的女性，但，我也有一條我自己的道路要走，山顯得懦弱，我更應該顯得堅強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不能成爲愛情的犧牲品。

退一萬步說，做爲他的一個朋友也感到可耻，回溯我們初踏出校門的時候，我們咀咒這一個社會，說它黑暗，咒它腐朽，我們起草「應世宣言」，做爲我們處世的準繩，然而，事情隔不到兩年，起草人竟先一個在這腐朽的社會自我腐蝕了。

過去，我十分信任他，相信他的一切錯誤將是暫時性的，然而，我今天才真正認識了他的本質，知道他是一個只有軀壳，沒有生命的人。

朋友，我不僅對你這樣宣佈，同時我也告訴敏、惠、民、梅……等友伴，山已失去成爲我們摯友的資格，因爲他把青春糟塌了。

.....。

——瑩——

瑩的來信寫得十分激動，也寫得十分潦草，雖然，她寫這封信時的心情一定非常紊亂。

收到瑩的來信以後，遺留在文腦海中的一絲希望之火熄滅了，山是他們一羣朋友中第一個倒下去的人，跟着的是許多人繼續倒下去，抑或是千萬個站起來呢？文漠然不知，然而，他一直咀嚼着瑩的一句話：

「他已經把青春糟塌了。」

五月尾重修於金馬士

漁海人家

風起了，海浪隨着起風的日子，一天比一天更加大了……。

封港的日子裏，依俾着海洋生活的人家，生活又加多了一重的苦難。

在平時，漁海人家幾乎每天都能够出海，生活也只足於溫飽；何況現在，每天只能在洶濤沒起時，伺機到海濱去「搶」些回來，這樣的生活，又怎不叫那靠漁海而生活的人望海而興歎呢？

……。

東方雖然昇起了朝陽，但，海上卻是波濤滾滾，洶湧澎湃。一起一伏的浪波，掀起了潔白的浪花，猛擊在沙灘上，發出了巨響，這是他們的田園，如今卻有浪魔在興風作怪！

「唉！生活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……。」海生望着海，發出了微微的歎息。

這些日子來，那一天海生不到海邊去觀望、歎息？

望着海，他的視線漸漸地模糊了，映現他眼前的，是他要離開家門時的一幕。

那癱瘓不仁的老母，抱病臥在床上；妻子緊蹙着雙眉，站在床前；旁邊是那剛入學的七齡

女兒，以及較小的子女，他的妻子手中還抱着嗷嗷待哺的幼兒，家塗四壁。

「你去海邊看看，看今天是不是可以出海捕一點魚蝦回來……。」他的母親憂悵地說。

他懷着滿懷希望來到海邊，希望今天風浪小了，只要能出海，油米總有個着落。

然而，今天的風浪比往日來得更高更大，海生生長在漁村，漁海長大，遇過狂風大浪不少，但他看見今天的風浪也爲之咋舌，山高的浪，隨着呼呼的風，掀起又落下，發出了嘩啦啦的巨響，海生心裏，小舢舨如果碰上如此巨浪，不知要作如何的掙扎？

一想到舢舨，海生又加多了一重苦愁。

那天，那舢舨的主人刁七不是來過嗎？看到他那張惡臉，海生心裏就懼怕了一半，他死死威脅海生，要把舢舨拉回去。海生怕封港的日子過了，沒有求生工具，苦苦地哀求；刁七見瘦羊榨不出油，才狠狠地盯他一眼，放了手。

如果不是封港的日子舢舨租金照算，刁七那傢伙早就將舢舨拉跑了。

如今，海生的一家人是又貧、又病；海生實在是走頭無路，他開始抱怨他的父親，他老人家不該太早給他成婚，要不然，一家兩口，操勞海業，該是不怕餓死的。但，今天他卻有一担重担把他壓得透不過氣來，上至老母，下至妻兒，一家數口的生活費、教育費……，都要靠他一個人來維持。

其實，海生的父親在世的時候，一家三口，齊力捕魚，不僅生活過得蠻寫意，同時尚有餘剩，誠然是漁海人家中的小康。

海生的父親覺得生活尚有餘力，眼看海生也已長大成人，兩肩粗大，全身結實，上陸能挑，下海能泳，走在水過胸際的水裏，手中持着十二斤重的魚網，尚能應用自如地把網撒下、收回，這是他老人家萬萬不如的。組織家庭，養育兒女，相信不會有甚麼問題，他辛苦了半世人，希望的也只是把孩子養大成人，使之成家主業，自己抱抱孫兒，享享清福。

於是，他給海生定了一頭親事，對婚的也是漁家之女，海生對這門婚事沒有意見，小小鋪張下，海生成婚了。

婚後，一家大小都很和睦，海生嫂也是漁海長大，家中操勞，張網、晒網、補網，成了他們這一家的一個好助手，生活過得更安裕了。

一年以後，海生和他的妻子給他帶來了第一個安慰，海生的父親也認為家煙有承，喜不自禁。

不料，好景不常，當海生的第二個孩子出世的時候，海生的父親獨個兒出海捕魚，不幸遇上了突如其來的大風浪，把他捲到龍王殿去了。

海生的父親出海喪生，連屍體也沒有撈回來，他的母親痛不欲生，竟一病不起，終至半身

不逐，癱瘓不仁。

海生爲了醫治他母親的病，把他僅有的一隻小舢舨也變賣了，但，錢用盡而母病未癒，他一無辦法。

如今五年了，五年漫長的日子，他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窮、找尋生活的不容易，他的妻子又一年給他添一個丁，真使到他透不過氣來。

每年他都要增多一些債，漁海人家的債台是愈築愈高的，他一輩子還也還不清，他現在尋求的，並不是清還債務，而是希望能糊口過日吧了。

不安、苦難……，他想一般腦兒把它丟開，但，他又要到那兒去尋求生活呢？

在苦難的日子裏，既使是一占一毫，也得努力去爭取。

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他想到了鋤煙，鋤煙，在可以出海的日子裏，原本是一些老弱小孩的業餘工作，但，在封港的日子裏，卻是漁海人家唯一的工作。

他離開海邊時，海濤依然在洶湧澎湃，它的波浪直湧到海生跟前，海水噴在他的臉上、身上……。

回到家裏，已頻近退朝時分。

海生隨便吃了些稀飯，帶了籐籃，攜荷着「江咯」（註），向鹹水芭走去。

鹹水芭是封港的日子裏，漁海人家唯一可事生產的地方，所以潮水一退，便有許多人搶着去鋤煙。

和水伯那老早已等待在那兒，他長年勞動，辛苦了大半生，依然是一個三餐難飽的老漁人，所以一封港，他更不能不荷着「江咯」，到那凹凸不平，又濕又漳的鹹水芭去鋤煙渡日。

「和水伯，你老這麼早就在這兒等待了。」海生和他攀談起來。

「要吃飯，當然要提早等待，遲了恐怕別人早已鋤去一空。」和水臉上毫無表情的臉孔抽搐一下。

（註）「江咯」即巫語鋤頭。

.....

潮水開始退了，鋤煙的人三五成羣，沿着鹹水芭水流，沿岸尋覓煙洞。

鋤呀鋤，大家隨着潮水愈鋤愈下，會鋤的早已鋤上十斤八斤，不會鋤的和老的，籃底的煙却粒粒可數。

鹹水芭裏的水幾乎全部退乾了，芭地也給人鋤了一大半，大家突然停了下來，不再往前鋤去，只有海生一個人還揮動着鋤頭，一路鋤去。

「海生，過去的鹹水芭鋤不得了。」和水伯見海生鋤煙鋤過了界，忙加以制止。

「爲甚麼不可以鋤呢？」他抬頭一望，見大家都停了手，好生奇怪：「是公家禁止人家鋤嗎？」

「公家並沒有禁止，是刁七那傢伙霸佔了這塊鹹水芭當私產，不許我們鋤。」和水伯臉上充滿着憤怒的神色。

一聽到刁七這名字，海生也頓了一頓，心裡也懼怕三分，但，在他腦海裡浮現着的，是一家人祈求的臉孔，他能不管嗎？與其空着手回去，倒不如在這兒賭命運，鏗一粒是一粒，逐把心一橫，大聲嚷道：

「既然公家不禁止，任誰也可以鋤，管他甚麼刁七還是刁二十一！」

語罷，不管一切越界而過，揮動鋤頭，把藏在泥土裡的鏗，一粒一粒地鋤出來。

刁七霸佔的鹹水芭，一路來沒有人敢越界過去，所以，藏在泥土裡的鏗又大又多，三五個胆子比較大的，看見海生收穫良好，也揮動鋤頭，跟着鋤過來。

大多數「安份守己」的人都不敢動手，眼巴巴地望着他們，一個一個地鋤着，不敢去鋤，又不甘離去。

半響，突然有人高叫道：

「刁七來了！刁七來了！」

遠處，果然有一個瘦小如猴的人——刁七，帶着三五個臉生橫肉的打手，一步一步地走過來。

圍着的人屏着息等待事變，胆小的偷偷地跑了，免得無端端地惹上麻煩，但海生等還是揮動着鋤頭，視若無睹。

提起刁七這傢伙，他原本也是漁海出身，靠着一點祖業，在這裡欺凌弱小，放高利貸，強佔人家的舢舨，村子裡的人早已恨之入骨，惟漁村的人生性善良，處處忍氣吞聲，讓他做威做福，不可一世。

「住手，誰叫你們來這兒鋤蝗，快給我滾出去，以後不准再走進一步來！」瘦小如猴的刁七咆哮着，跟在他後面的人更狐假虎威，磨拳擦掌。

「我的自由，這兒是公家的地方，任誰也可以鋤。」海生是「犢牛不畏虎」，衝動起來，無所顧慮。

「令伯叫你滾！」刁七擺出那兇臉來。

「令公偏不走，看你待我怎樣？」海生也兇了起來，雙眼射出厭惡的光。

刁七見兇言唬不走海生，相互使了一個眼色，身後閃出了兩個兇漢，大家都為海生捏了一把冷汗。

然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海生把鋤頭一揮，差一點就把那兩個大漢的頭削下來，刁七等忙退不迭。大家見海生已動上手，也一湧而上，刁七見人多勢衆，竟落荒而逃，皮鞋，長褲，沾滿了黑色的泥漿。

他走了好一段距離，見沒有人來，回頭狠狠地說：

「大家走着瞧！」吐了一口痰，狠狠地走了。

「走着瞧便走着瞧，難道我們怕你。」那些年青的也回敬他一口痰，大聲嚷道。

「唉……！」年老的卻嘆了一口氣：「以後恐怕就多事了。」

「多甚麼事？最多不用他的舢舨，再說，他的舢舨總不能攔起來不出租，我看越怕才越多事。」海生加上這樣，仍然揮動他的鋤頭，不停地鋤着。

衆人見刁七被人家一嚇就走得無影無踪，知道他原來是欺善怕惡的紙老虎，也一湧而上，把一路來被刁七霸佔的鹹水芭鋤得爛爛。

.....。

在封港的日子裡，鋤鹽是漁海人家唯一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，增加了鹽的生產，大夥兒生活也會好過些。

現在，刁七再也不敢走近鹹水芭一步，也沒有第二個刁七敢霸佔。
鹹水芭充滿着生活線上掙扎勝利的歌聲。



（六六年十月中旬重修於金馬士）

封面設計：小
峯



青春的糟場

著者：采人

出版者：文賦書局

*Sh 36, Pekan Nanas,
Johore.*

印刷者：新山印務有限公司

定價：80 cts.